

藝文



學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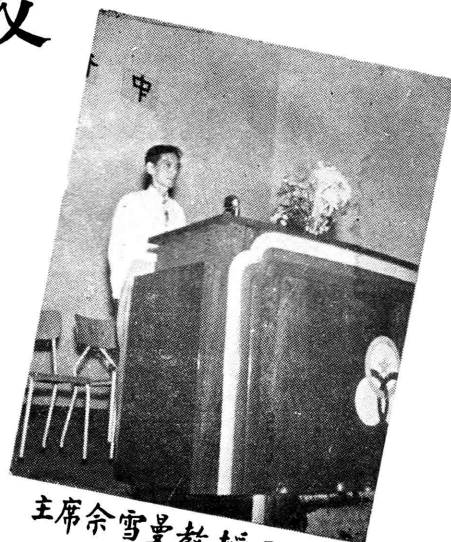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研究會編



歡聯·藝文 會 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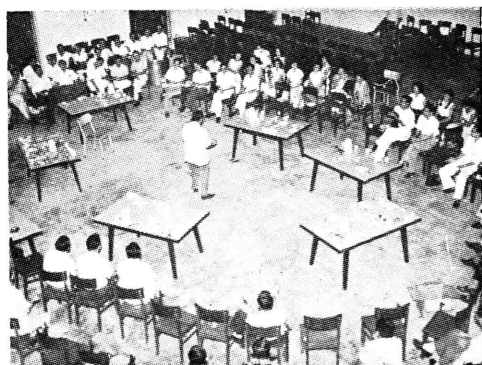


閔守恒教授演唱元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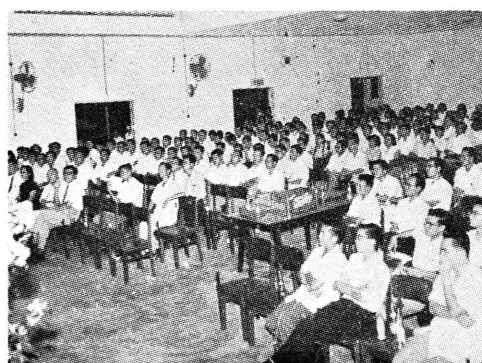


主席余雪曼教授致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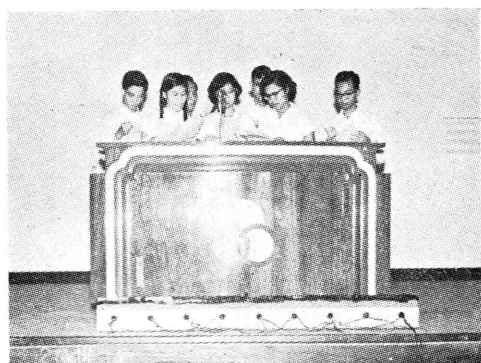
剪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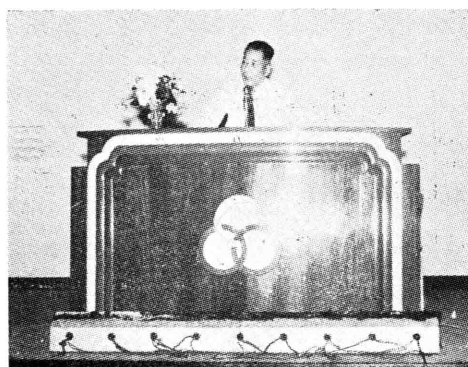
演唱四川劇



會場一角



新詩朗誦



廖頌揚先生演講

目錄

(一) 中國文辭的演變.....	孤	1
(二) 原儒篇.....	劉	3
(三) 太康文學.....	余	4
(四) 納蘭性德的詞.....	羅	7
(五) 阮籍文學年表.....	何民安、曾美	10
(六) 元代士人與雜劇.....	閔	13
(七) 詩人與散文家.....	陳	14
(八) 藝文詩壇.....	潘重規、雪曼	16
柔佛新山蘇丹王宮作・雪齋題畫詩.....	潘	16
後春風二首・冒雨登廬山.....	潘	17
草山夕眺・遷寓南大教授宿舍三章.....	周	18
雲南園風景畫.....	周	18
拾錦・海上的黃昏.....	孟仲季、鍾	20
無題・一朵紅紅的玫瑰花.....	紫	20
(九) 讀論語.....	林	21
(十) 南大寄簡.....	靖	24
(十一) 小市民的悲喜劇.....	蕭	26
(十二) 追記兩個晚會.....	瓦	30
(十三) 完美的時刻.....	怡	31
(十四) 編後話.....	編	32
(十五) 文藝聯歡晚會剪影.....	劉	封二
(十六) 封面設計.....	靖	封面

出版說明

這是一份不定期的綜合性刊物，發表一些有關學術論著、文藝創作、作品評介、以及翻譯、報導的文章，旨在闡揚純粹中國的文學和藝術。執筆多半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師生，並廣泛徵求中研會會員及其他同學的作品。

我們誠懇地期待着批評和指教。

南洋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會出版委員會

中國文辭的演變

孤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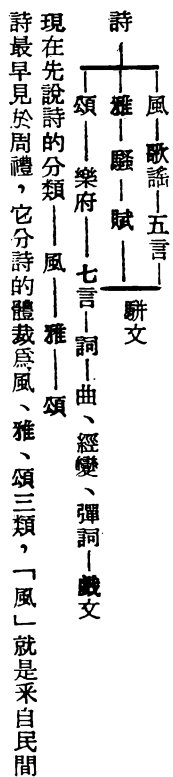
白話文並不創始於五四運動，遠一點說，凡有人類的時候，就有語言，語言就是白話，由白話而組成的文字，則要經過一個相當時期，因為言語不能「傳達」「傳久」的緣故，先民總想法子將象形的字，刻在一種物質上，這種物質，是經過石、陶土、甲骨而後移到銅器的，但是我們看見殷墟甲骨上的文字尚是那麽簡單，商代銅器的文字組織也並不完善，這不是先民故為高深，而造成今人所稱為古文的「古文」。

文字既為表達人類意旨和情感的一種工具，則人類的情感愈豐富，環境愈複雜，文字的演變和應用的方式當然亦愈趨複雜，討探源流，則不外二大詞類：（一）：詩——在野的……情感的……民間文學；（二）：書——在朝的……公式的……貴族文學。這兩大源流在纔有文明的時候，早已分了野的……我們可以拿古書來證明的，便是詩經和書經。

詩經是一部經孔子刪定的古代民間詩歌的總集，其中作品，一部份成於西周，大部分成於平王東遷以後的東周，其間雖不乏士大夫的作品，但全以抒情為旨，道言疾苦，寄託委婉，它沒有公文式的貴族氣氛，所以它是屬於民間文學的古代源流代表作品。

書經相傳出於三墳五典，是上代最古的遺書，開卷列着堯典舜典，以下亦是夏商周三代帝王所作的訓誓謨誥，現代的疑古家，對於這部書，已有了重加考訂，認為不全上是古文文字，多少出於偽託。但我們離了考訂家目光來說，這部書裏的文字還是很古的；它所載的全是上古帝王的一些公文告示，它沒有民間的情感氣氛，而是一種官中應用的公文程式，貴族文字。

這兩大源流，正和黃河與長江一樣，一開始就並交流，而造成了中國文學上非常偉大的流域，要明白兩大源流的經過流域，應先列成系統表式：然後再慢慢地把他說明。現在先說明詩的系統及其演變：



的歌謠；人類自有語言，即有音韻、歌唱、舞蹈，呂氏春秋紀：「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而歌人闕。」葛天是個極古的民族，那時大概還沒有文字，而他們已有了歌唱和舞蹈。「歌謠」就是風謠，古之為政者采民間的歌謠，以知民間的風俗和疾苦，這便是「風」的定義了。

雅——詩分大雅小雅，毛詩集說：「述大政為大雅之體，述小政為小雅之體。」述政，便是采風的一種作用，將所采的民間歌謠，擇以雅樂，故名。可以說風是沒有音樂的民間山歌，雅是登之廟堂，配以音樂的一種唱詩，在春秋時代朝廷宴會，必唱詩相酬，所唱的就是「雅」，左傳載得很多。

頌——原始於巫卜的祝辭，周禮：「其頌千有二百」皆指占卜，巫家占卜必唱而起舞；巫，也可以說是原始時代的醫家。後來凡歌而兼舞的歌謠，皆謂之頌，以別於風雅的徒歌不舞。葛天氏的人闕，就是極古的「頌」。

現在再把風、雅、頌三種源流的演變分別於左。



風，頌既同始源於民間，所以風的第二代歌謠不久就併入於頌，很難分家，例如堯時的華封老人三祝當然是頌，而擊壤歌，便屬於歌謠。馮煖的「長鋏歸來乎」，漢文帝時的「一尺布尚可縫」，是屬歌謠，而項羽的「力拔山兮氣蓋世」，漢高帝的大風歌，武帝的「秋風起兮白雲飛」，已合雅、頌而成為樂府，因為它已合歌唱、音樂、舞蹈而為一了。

但由頌而演為樂府，它的作用都是頌揚一代制作和功德的，黃帝作樂名咸池，舜作韶，周公作武，凡是頌揚一代功德，用於宴會的稱為廟歌，用於祭祀的叫作郊歌，此種樂府，已成為政府的專用品，所以民間文學不得不從別的途徑去求發展，於是從樂府下面又產生了鼓吹，橫吹，相和，三種樂曲，鼓吹曲是從西方國家傳入中國的軍樂，有簫笛兩種，另有一種用鼓角的則名橫吹曲，橫吹久已失傳，用簫笛的鼓吹曲，其辭傳入中國，原有二十二曲，今存思悲敬等十八曲，其詞皆採自民間，曾經漢協律郎李延年所手訂，上從宮中帝室，

下至曠女怨卒，凡秦楚代趙的里巷歌謠，無不搜羅殆盡，那首一千六百餘字的孔雀東南飛，就是當時最著名的樂府。

六朝上承漢魏，樂府特別發展，郊廟歌，鼓吹曲皆為北朝文人所包辦，而成為歌功頌德的文字，南朝則又別創新聲，傳出一種清商曲，它是以吳音合樂，歌唱兒女抒情的六寶庫，內中包含如團扇郎歌，華山畿，桃葉歌，青溪小姑曲，碧玉歌，子夜歌等，華山畿便是後來梁山伯祝英台的本事詩，而子夜歌的流行性更特別發達，今存子夜歌四十二首，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大子夜歌二首，此外還有懊儂曲、烏夜啼，此等樂府句法皆屬五言，風頌的源流既如此演變擴大，同時雅方面，亦有驚人的表現。

雅——騷——賦——駢文

樂府

孔子說「小雅怨而不諱」。由此可知雅是一種士大夫代表民間的作品，所以他的文理就不能像風的那樣樸直，而多少披上一層文采，後世文網日密，雅的組織內容也日就文飾，隱諱、而字句表層的美麗裝飾也日在邁進，到了戰國時代就產生了騷。

騷原出于楚，最著名的的是屈原的離騷，九歌，後來宋玉唐勒景差，漢初的劉友朱建陸賈，以至淮南王劉安，都是作騷的好手，因為他們都是楚人，故總名之曰楚騷；司馬遷說騷，怨慕呼天，疾病則呼父母，這是把騷體最能形容的語言。

漢時賦體最盛，賈誼懷才不遇，因他的境遇極似屈原，寫成鳥（服旁）賦，他的作風仍學楚辭，而真正的漢賦，當以枚乘的七發為最早，他的結構雖仿屈原的招魂，但鋪張揚厲，藻飾浮華，已經全是西京氣象，而司馬相如的賦，更有後來居上之象，同時的東方朔、莊助、朱賁臣，等賦家都不能和司馬相如，枚乘爭席，西漢末年揚雄的賦名不減相如，同時有劉向，王褒，但并不專以賦家著名了。

漢賦到了東漢初期，漸趨沒落，惟有班固的兩都賦，班昭的東征賦較為傑出，中期作家有張衡馬融，漢末以蔡邕為首，徐幹曹植王粲也都著名，張衡著兩京賦，完全模仿班固兩都，十年才完成，那時的賦，已經不是「小雅怨而不諱」的體裁，而是一種辭典一類的書了。所以到了漢末建安王粲曹植的賦，已轉到抒寫個人情感，寄託騷雅，但體氣已弱，不能再像西京那末地長江大河，氣派雄偉，到了魏晉六朝，更有江河日下之勢，如嵇康阮籍向秀陸機陸雲潘岳等之賦，都是因自己的幽怨孤憤，寄託到草木蟲魚，而成為離人寡婦之詞，他如左思的三都賦——近踵兩都西京，郭璞的江賦，孫綽的天台賦，都離不了班固的規範，而陶潛的閒情賦，歸去來辭，却又別樹一幟，前者開發了蘇軾的赤壁賦，以散文作賦的源流，後者則導引了六朝駢體側艷一派，而六朝的駢文，

也就造成了體格。

六朝以後，駢文完全脫離了賦體，自成一種對偶式的無韻文字，在唐宋時代，被採用為章奏文字，如陸宣公的奏議，李義山的奏牘，以及翰林院的詔勅，朋友的書札，無不以四六見長，雖韓愈以文起八代之衰之力，也只能自成一箇古文集團，仍敵不過四六文的風尚，即以唐宋八大家而論，以散文著名的歐陽修王安石三蘇等所作的奏議，也仍免不了四六，這一風氣直到南宋才稍衰，但駢文與四六，其初無大區別，到了清初時才分開，以賦為譬，四六有如漢賦，駢文則如六朝賦，清代駢文工者如陳其年、洪亮吉、袁枚等為著名，其間頗受古文家打擊，勢力依然存在，直到白話文崛起，駢文才自然淘汰，因為在應用方面太不合時代了，不過梁啟超在清末的文章，偶爾亦用幾句駢文穿插，用得靈活，也會增加文章聲調之美。

賦到了唐，名雖為賦，已經是有韻的四六，到了宋，却又變了有韻的散文，前者如王勃的滕王閣賦，後者為蘇子的赤壁賦，歐公的秋聲賦，都是代表作。

從風雅頌演變到樂府駢文，時代也由三代周秦漢魏而進入初唐，這時七言詩尚未普遍，而五言詩則自蘇武李陵倡和以後，漢末曹氏父子大力提倡，建安七子的發揚，晉宋間江左名流嵇阮謝鮑庾陸等開步濶視，與北方的鼓吹相和諸曲互相發揚，而五言的菁華，也盡于此。

初唐文風靡弱，詩的方面却產生了新的作風，即是奠定了中國詩壇一直流傳到現在的七言詩，七言詩包括七古，七絕，七律三種。五言詩散源於風，但在六朝時代，五言古詩，因受駢文的影響，而漸漸發生對偶作用，到了初唐，感覺五言的繁縛，減成五律，初唐四傑中的王勃，駱賓王，及王維，孟浩然，都是五律的代表作家，但一方面還是在變，李白以樂府古詩著名，五律非其所長，杜甫則各體皆精，包羅漢魏六朝一切詩的體勢，攝取衆長，而造成他詩聖的地位，他不但是七律詩的革命者，也是樂府的革命者，如石壕吏，新婚別等都打破了以前樂府的體裁，而自立新聲，七律的變化尤多，他自己稱贊，語不驚人死不休，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七古在初唐還是以寫邊塞情調為主，岑參，高適都是能手，源流來自樂府的鼓吹曲，杜甫的七言則流傳于白居易，韓愈，元稹，李商隱，各得杜之一體而成家，北宋的黃山谷，王安石，歐陽修，陳師道，先後崛起，一以杜為宗，後人號為江西詩派，元白詩以曉暢見長，名長慶體，李商隱以工麗隱晦見長，參為西崑體，後世無能出此數種範圍。

詩的源流，既如上述，而七絕的演變，却漸漸產生了詞，李白清平調，王之復等陽關三疊曲，皇甫松採蓮子浪淘沙，原本都是七絕二十八字，逐漸增字，于是產生了章台柳，南鄉子等，後來由宋詞進為元曲，這便與白話文有點關係，因為在北宋黃山谷柳永等的詞中已經參加了白話，而趙長卿的詞，更以白

原儒篇

劉太希

儒家思想根人生。涵萬物兮通神明。成己成物兼智仁。合宇宙兮融天人。統攝文哲及政經。渾然氣象吾先民。仰觀俯察順物情。於周行中識主宰。於現象中見精神。由生生之理以推仁。上體天地之大德曰生。窮究天地陰陽之變化以參驗人事者為易經。法自然之節序以彝叙人倫者為禮經。依自然之和聲以宣導七情者為樂經。其緣物比興以抒情言志者為詩經。其仰承天命以軌範政事者為書經。其屬詞比事立是非褒貶之義例者為春秋經。凡人類文化活動之全面，無不屬此六經涵煦之精神。故儒家學說堪稱集往古之大成。而又最得人文思想之精。本其日新之剛健輝光。則為最能體常盡變鑄舊與鑄新。如道家之倡自由，墨家之主平等，法家主循名責實，均為吾儒重視而并尊。古今儒者之出入釋老，體莊用墨，即為儒家兼治衆長之明徵。儒家思想實為活潑潑地機趣橫生，無所膠着與滯凝。絕非如時人所詆為抱殘守闕倒閉歷史之車輪。吾不敢謂先民之智慧全勝於今人。但集無數先民之智慧體驗，則儒術無疑大有助於今人。吾人崇敬義農黃堯舜禹湯周孔，乃因其偉大之心量，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為一人。而不止於一切之創造發明。何況治洪水、立制度、興教化，皆有大功德於民生。此歷史中摹擬之人物，其人格道德志行，亦不失為我民族之典型。而儒家之仁義忠恕倫理哲學，實放之六合而皆準，正如布帛菽粟之於民生。足證天下之至理，終能歷久而常新。至儒家之政治思想，強調民為邦本、民貴君輕。格致正誠、修齊治平。此自近而遠，由己而羣之政治學養，正足力矯時弊，為任何從政者所當服膺。儒家思想於器物制作，僅着重於正德利用厚生，力避人為物役，徇物喪心。馴致人生如沙漠而無情趣，人如機械而無感情。溯人類文明之締造，首推中華與希臘。希臘重智、中華重仁、由重智精神之推闡、而西洋近代科學以成。然吾國儒者高瞻遠矚，認真理即內在人生界之本身。科學發現之物理，倘不攝之以仁，即非人生真理，如原子彈大量殺人為「自然真理」，然「人文真理」，則否定大量殺人。西方學者鑒於二十世紀，殺人利器日精。始大呼世人猛省，不然將為人類絕滅之因。吾儒二千年前即明此理，故不先選擇聲光化電，特重人性之探討，力使人類減少殘忍而擴大同情。其政治制度、倫理道德、均從調適人性入手，使人類個性擴展，與社會制約相調協，以期遂人之欲，順人之情。儒家思想就政制言為民主，就經濟言為厚生，就民族言為和平。其義蘊極乎高明廣大，其功能極乎參贊化育，其精微極乎性命天人。以言人本哲學，求之古今中外莫之與京。吾人既生中華，凡百關係，當以中華為最親。天地賦我者如此優厚。先民蔭我者如此崢嶸。今後應如何發揮豐富之創造活力，以宏揚人文教化，融匯東西文化而攝智歸仁。藉成達教育以陶鑄羣倫。使中華文化在覺醒靈魂中發榮滋長，於絕港中搜尋希望，從陳舊中開新。斯端賴新代之智識階層。奮興兮奮興，吾新代之智識階層。

話為主體，此體到了南宋，在詞中反尋不見了，而北方的曲，却已發生。可見北宋詞學盛行的時候，遼金方面，早已開始了元曲的先河，造成了白話的風氣，這一點說，白話文應該起於六朝佛教的經變，然後與詞曲，唐宋人筆記，明小品文合流，而造成白話的基本。再遠一點說，凡初有文字的時代，文字就是白話，如殷墟的甲骨文是白話，移到兩周的銅器上則為文言，詩經的風是白話，移到雅則為文言。頌原先也是白話，經過御用（黃帝作咸池、舜作韶）則成為文言。樂府本來是白話，到了士大夫手裏則為文言。「經變」是佛教傳入中國所帶來的文學產物，佛教在東漢時代已開始，而經變的盛行則在六朝，其時北魏北周西魏北齊無不崇奉佛教，敦煌的壁畫就在那時盛行，變文是敦煌石室中所發現的經卷，卷上的白話文是「經」，文中的插畫是「變」，故稱為經變，一般不喜歡文言的人，便採取它的文體來寫成可以唱的故事。

白話文不但發源於經變，它又發源於漢魏以來的山海經，西京雜記，搜奇記，幽怪錄等神話，這批書現在看來是文言，但在當時古文盛行時代，則是白話，這和在民初看梁啟超等新開闢的文章是白話，現在站在白話文的立場來看，它又是文言一樣。在這佛經與詩書各體文字交流的時代，宋明理學家居然用語錄寫學術文章，如朱子語錄，就是用白話寫成的，而元代的告示文牘，也都是白話，至今昆明尚有元代白話文的碑，明清皇帝批判奏章，和答復巨子的手諭，也多用白話，而唐宋古文在這潮流中已經失去了自由，所以明代的古文家如歸有光，袁宏道等，亦不得不改變方針，抒情風趣，產生了小品文，而近代白話文作家如朱自清、徐志摩、魯迅、林語堂等白話文作家，就摘取了他們的菁華，再加以傳奇，評話，小說的合流交織而開創了現代白話文的作風，所以我認為白話文是時代演變的趨勢，並不創始於五四運動。

這篇文章，是中文系同學聽余教授的文學史課的筆錄，經余教授加以潤飾，並予補充，作為一般大中學生研習中國古典文學的參考。

編者

三國時代，蜀佔據長江的上游，吳佔據長江的下游，魏佔據洛陽一帶。洛陽北帶黃河，地屬中州，古代所謂中原，文化較高。三國時代的文學北勝於南。這由於北方曹氏父子，酷嗜文學，更努力提倡文學。於是王粲、徐幹、應瑒、劉楨……「望路爭驅」，聚於鄴下，「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使氣，磊落以使才」，造成了建安文學的黃金時代。至於蜀的劉備，吳的孫權，都不會欣賞文學。諸葛亮思想近於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也不怎樣看重文學。他的「出師表」雖說寫得「志盡文暢」，樸實有力，然而撰「三國志」的陳壽評為「文采不艷」。東吳章昭的「博奕論」長於取譬，筆意暢達，黃季剛先生評為「學國語而複調稍多」，所以吳蜀兩國的文學皆不及中土，因而三國文學，實際就是曹魏文學。直到公元二六五年，司馬炎篡魏稱帝，平定吳蜀，於是中國開始統一，南北不分。太康（晉武帝年號）之際，東吳出現兩位文學青年，一個是陸機，一個是陸雲。他們是大將軍陸抗之子，名將陸遜之孫，恐其將來發生異動，因而被迫送到洛陽。那時二陸年紀很輕，才華富麗，北方文壇老輩張華，素耳其名，一誦其文，備致傾倒，欣然的說道：「伐吳之役，利獲二俊。」這可想見二陸的文采風流，一到北方，受到朝野的重視。

太康文學

鍾嶸「詩品序」說：「太康中，二陸三張兩潘一左，勃爾俱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這段話包含兩個意義：一，以「二陸三張兩潘一左」代表了太康文學；二，太康文學度越正始而上承建安，所以稱為「中興」。三張是張載、張協、張亢，見「晉書」充傳。他們是北方人，以能詩文擅一時之譽，等到二陸入洛以後，才為之減色，因而流行了「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的諺語。從這時起，南方人的文學地位，高出於北方人之上；直到近代，黃河流域的文化，遠遜於長江流域，這都是地理環境所給予的影響。

「二陸三張兩潘一左」，這八位西晉的作家，在文學上成就最高的應該是陸機，潘岳，張協，左思。陸機潘岳是西晉文學的代表人物，才高學博，讀書甚多，「宋書」「謝靈運傳論」稱其「律異班（固）賈（誼），體變曹（植）

王（粲），綴平臺（按指司馬相如）之遺響，采南皮（按指建安諸子）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可見其影響之大。

陸機，字士衡，他在二十歲時，擴大曹丕「典論論文」的文藝理論範圍，寫成一篇「論旨精微」的「文賦」，討論有關創作和批評的原理和方法。他的見解極其卓越，態度也很客觀，中國文學批評巨著——「文心雕龍」，就是繼承了這篇文章在理論上的發展，而獲得高度成就的。

陸機的作品，特別注重豐富的內容和綺麗的情采，如同他在「文賦」中所論的一樣。他的才力充沛，氣象磅礴，以多采的風格和精工的筆意，獲得當時人的推崇。他的文學特色是：

一 善用對偶 古今文體分單複二派：單筆句法參差，純以神行；複筆句法整齊，多用對偶。太康文學，雖云度越正始，師法建安，但和建安作風，亦有不同。曹（植）王（粲）用筆，單複並用，而單多於複；太康時代，如張協「七命」，左思「七誦」，潘岳「長公主誄」，往往複多於單。而陸機之作，尤長於使用對偶。文如「演連珠」，巧對綺語，極複筆之能事。詩如「苦寒行」：

凝冰結重澗，積

雪被長壑。陰雲被巖側，悲風鳴樹顛。不親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

猿臨岸歎。

一連八句，皆為儷辭，沈德潛說他「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遂開排偶一派」。這就說明了新的修辭技巧在太康時代已經到來。

二 善擬古詩 中國文學的摹擬一派，是從揚雄開始的。揚雄所摹擬的是經典，散文和辭賦，而陸機所摹擬的則為詩歌。他之摹擬，並不在於用字造句巧妙的安排；而其重點，却在詩的生命的開拓和意境的擴充。如古詩「迢迢牽牛星」的「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他擬為「怨彼河無梁，悲此歲年暮，跋彼無良緣，睨焉不得渡。」這個「睨」字，出於詩經的「睨彼牽牛」。「睨」的原意是「光明」，這裏變作了「凝望」。「睨焉不得渡」，是從「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化出，而「睨」與「脈脈」之間，也就起了如影隨形的作用。又如古詩「西北有高樓」的「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琴操有「杞梁妻歎」，這裏用來形容絃歌之悲）他從這四句詩裏，悟到那高樓唱歌的人，一定是女性；可惜身在樓外，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於是擬為「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又如原

詩的「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是說我不惜苦吟，只怕找不到知音，語含悲感。他擬爲「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則從樓外的聽者設想，欣賞很久而不想離開，顯然是這位歌者的知音了。像他這一類摹擬之作，善於開發古人的意境，也就帶有創造性，比起張載摹擬張衡「四愁詩」，生吞活剝，改換字面，那又好得多了。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比陸機大三歲，史稱其「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詠之文」。他的詠文輯存於「全晉文」有十四篇，「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稱其「巧於序悲」，其實他的賦和詩的特點亦往往如此。代表作是「悼亡詩」，他在這幾首詩裏，描繪出生動的形象，真實的情感，而且高度發展了綺練清婉的手法。第一首發端的八句是：

往者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僂勉恭朝命，迴心反初役。

「往者冬春，寒暑忽易」，寫他的妻子很快的就死了一年，他不能再看見她了，只好壓抑情感，勉強上朝辦公，這八句全用賦體，直叙其事，妙在下面接着：

望虛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悼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當他上朝回來的時候，望見了屋子想起了人；進了寢室以後，看不見人，只留下一些身後的紀念品。「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這是「悼亡詩」的名句。古代女子的衣服要薰香的，那衣服依舊掛在壁上，香氣還沒有完全消失，可是她已不在人間。作者妙在觸景生情，吐出他的真實的情感；這些真實的情感，是經過一番想像和思考寫出來的。下面接着的四句，應用了顯比的修辭法：

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

以雙棲鳥和比目魚的拆散，來顯示他和妻子的死別，掀起了在愛的旅程所感受的悲哀。這四句用的是排筆，近於白描的手法，比喻工穩，形象明快。下面輕逗出帶有興體的詩行：

春風緣隙來，晨雷承簷滴。

作者在這兒暗暗點明了節候，這是一個春天，當作者寫這首詩時，他又失去了可愛的春天。然而春意卻偷偷地襲來，雨水不斷從屋簷漏下，點點滴滴，一片淒清，反映出他的心緒的鬱紆和悲涼。這兩句話表面寫景，實際寫情，那意境是如何微婉，那情調是如何淒婉！最後以這四句作結：

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壯齒猶可擊。

「莊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成玄英疏：「盆，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作者於無可奈何的情境中，應用莊子齊物的達觀主義，以自排遣。這首詩情文相生，首尾如一，真可謂「語悲而麗，一字千金」啊！

潘岳的文章，也像詩一樣的「清綺」，他的妙處在於「綺而不滯，輕而不浮」。代表作是甄錄於文選的「馬汧督誄」，譚復堂稱其「瑰瑋絕特」，實爲「奇作」。「世說新語」「文學篇」謂「樂令（樂廣）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筆」是指章表哀詠之文，潘岳對於這種文體，不僅寫得「思緒靈驚，詞鋒景煥」，而且長於組織安排。近人駱鴻凱稱其「轉振自如，外華內淡」，所以能成爲一代優秀的作家。

「南齊書」「文學傳」說：「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他們的文學作品，一樣的注重綺練和排偶，究竟有何不同？據我親測，不同之處有三：

一、陸機以才勝。陸機入洛，張華曾向他說：「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思其多。」鍾嶸亦謂「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近人王國運說：「自來推曹子建爲大家，以後則大陸足以繼之。」在六朝人眼中，陸士衡在文學上的成就，可比「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詩品」謂其詩出於曹植，即其明証。潘岳以情勝，他的「懷舊賦」，「哀永逝文」，「夏侯常侍誄」和「悼亡詩」，悽惋纏綿，感人最深。陳祚明說：「安仁情深，每一涉筆……旁寫曲訴，刺刺不能自休」，所以不愧爲多情文人。

二、以風格說：「陸深而鍊」，「鍊」是造句和用字的加工，以其能鍊，故運思入微，「文心雕龍」論其風格爲「情繁辭隱」。他的特點，在於善寫長篇，從繁複的筆意裏，顯出無窮的清新，乃弟陸雲說他的文章雖說寫得「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與兄平原書）這可爲証明。潘清而綺，李充「翰林論」評云：「翩翩然猶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意思是說，潘岳的作風以清麗見長，但有意境言，不及陸機深厚，却富有淡雅的色彩感，所以「文心雕龍」「體性篇」說：「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

三、以淵源說，陸機之文，出於曹植者得其氣之厚，出於蔡邕者得其辭之雅。他的特色，不僅善於鍊句布采，而在於長篇大文之中有提空之語。劉師培說：「陸文最平實而能生動者，即由有警策語爲之提空也（如豪士賦序弔魏武帝文序之類）。」晉人學陸的，即寫「抱朴子」的葛洪，他稱許陸機之文如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潘岳之文，出於王粲，而含有超奇的神理，情文相生，

自成風韻。六朝人師法潘岳得其風韻的，一為謝莊，一為謝朓。陸機重擬古，工力沉深，仍有其「天才綺鍊」的特色，這種特色，造成六朝文學共同的傾向。潘岳對於模擬，似不感興趣，他憑着自然清綺的筆調，寫出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潘岳之作，比起陸機，有更高的文學趣味。

至於張協，既不摹古，又不追新，而專門向着「雜詩」方面發展。他的「雜詩」，文選甄錄有十首之多，既善抒情，又能寫景，以工力說，雖不及潘陸；而修辭的技巧，却不下於潘陸。鍾嶸「詩品」說他「文體華淨，巧構形似之言」，所謂「形似」，在於「如鏡取形，如燈取影」，反映出客觀事物的真實情態，如「雜詩」之一：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空獨。離居幾何時？鎖鑰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這一類代替閨人抒寫離情的詩歌，是魏晉人最普遍的題材，但張協寫來格外生動，運用了多樣的表現方法。「房櫳無行跡」四語，從側面描寫，渲染出離人別後的寂寞。「萋」是草長得茂盛的樣子，出於「楚辭」的「王孫兮不歸，芳草兮萋萋」和古詩的「秋草萋以綠」；隋王胄的「庭草無人隨意綠」，即從此化出。「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出於曹丕的「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陸機道衡的「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也由此脫化。最後兩句，總結上文，點出煩憂，孫月峯評道：

此與十九首相遠，全是晉人詩，然調響語快，自是一時之俊。

這是較為確切的批評。

太康詩人，風格特殊，氣魄雄偉，能在潘陸之外自樹一幟的，應數到左思。他字太沖，山東臨淄人，「晉書」「文苑傳」說他：「善屬文，辭采壯嚴。」他一生最吃虧的是錦繡，口吃，出身寒賤，在當時門閥勢力的社會裏沒有地位。他感慨的說：「世胄（貴族子弟）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對寫作態度很忠實，也很勤奮，他的「三都賦」寫了十年。他寫這篇賦時，「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構思甚苦。陸機入洛，也想寫三都賦，聽說左思已經動筆，撫掌而笑，給弟雲的信說道：「此間有儔父（粗野的人）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後來左思的賦寫成，受到批評家皇甫謐的揄

揚，引起文藝界一般的重視，連司空張華也說「班張之流也。」於是一般豪貴之家，爭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陸機見了也很佩服，表示自己不一定寫得過他，也就停筆不寫了。

他的詩是學劉楨的，筆力雄健，和當時流行的排偶綺鍊的作風有點不同。代表作「詠史詩」八首，借古人古事反映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詠懷」性質相同。鍾嶸詩品評道：「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現在選錄其中最好的一首：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嵋高門內，蕩蕩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歛來遊？被褐出閭閻，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最後兩句，「振衣千仞岡」言高，「濯足萬里流」言潔，作者以具體的事物，生動的形象，描繪出自己「高潔」的品格。鍾嶸稱其「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是說他的詩比不上陸機那樣華美，而意境却比潘岳要深些。因而左思在西晉時代，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人物，他的「詠史詩」，在中國文學史上，奠定了他的優越的地位。

太康文學，傾向於綺鍊排偶的作風，以美妙的藝術形式來傳達作品的真實而正確的內容，這是繼承建安文學，漸漸走上一條新的路線——六朝唯美文學的路線，陸機就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他在當時的文學地位，有如建安時代的曹植。「文選」甄錄晉人之作，以他為最多。這因為陸機的詩文，特別合於「沈思翰藻」的標準，也就是說合於六朝文學的標準。潘岳、張協的文學地位亞於陸機而高於左思，風格大致相同。所以詩品序說：「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就詩論詩，左思實在比他們好——有激昂揮灑的性情，有真實動人的描繪，並不像他們那樣注意修辭技巧而近於雕琢。可是左思的詩風，在於表現「諷諭」的怨思，而不够綺鍊，和那時風尚不合，因而左思的文學地位，不如潘陸之高；給予六朝人的影響，也不如潘陸之大。潘岳、陸機、張協的作品太注重詞華，缺乏現實性和人民性，這是事實，就是左思也不能例外。但我們不能以現代的文學標準去批判那個時代作家的優劣，更不能說那個時代的文學是沒有生命的文學。所以我們研究太康文學，應以六朝人的批評為標準，承認潘陸張左是那個時代的文學代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陸潘左，比肩詩衢，采繹於正始，才柔於建安」，標示出以潘陸張左作為代表的太康文學，詞采勝過正始，風力不及建安，清新綺麗，情文相發，下開元嘉顏謝一派，所以鍾嶸目為「中興」，這才不失為客觀的批評。

前此時候，曾看到過一篇文
章，其中有的地方，對納蘭容若
的作品表示懷疑，認為可能是由
於他所交往的一般人代為捉刀，
看了之後，覺得有如骨鯁在喉，
於是寫下這篇文章，作為異日覆
檢之用。

納蘭性德是近些年來人所熟知的一位清代詞人。
他所以得名的著作，主要的是一部飲水詞，由清
初到民國二十幾年，先後出版的刻本，影印本，鉛
印本，約計可有二十多種的本子。同時他也長於詩
，有合刻的飲水詩詞集。他全部的詩詞文賦的創作
，和一部節記性質的淥水亭雜識，由徐乾學輯訂為
通志堂集。關於經學的著

作，有合訂刪補的大易集
義粹言八十卷，（此書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謂相傳一
其稿本出於陸元輔，性德
歿後，徐乾學刻入九經解
中，始署性德之名，莫之詳也。）陳氏禮記集說
補正三十八卷，以及校刊通志堂經解的序文多篇。
性德在康熙十年補諸生，入國子監。十一年，
中順天鄉試舉人，明年，會試中式，但因病未與廷
對。康熙十五年，才經殿試，列二甲七名，賜進士
出身，時年二十二。通志堂經解是由康熙十二年開
雕，十五年刊成，所有各序，都是在康熙十五年，六
年內撰寫的。直到他的卒年——康熙十四年，三
十一歲，由中舉起，算來總共不過十三四年，在經
學的造詣方面，以一般的情形而論，似乎還不可能
有什麼創見，可以表現於大易集義粹言及陳氏禮記
集說二書的刪補辨正，和宋元人經說的校訂工作上
，因此，這一部分著作，曾被入懷疑，以為不出於
性德之手。

納蘭性德的詩

淥水亭雜識四卷，包括有關史地、人物、詩文
、釋老等各種知識和見解，也有人認為「翩翩一濁
世佳公子，有此器識，且出自滿洲，豈不異哉？」
（梁啟超跋語）這是以為裏邊所有的識見，出於一
個低於漢人文化的滿洲貴族青年，有些令人不大相
信。

由於性德的經學和一般學識的著作會引起人的
懷疑，他的詩詞便也受到牽累。因為他所交遊的那
一般人，都是些詩詞名家，代為捉刀，應該是很方
便的事，所以就有人說性德的詩詞，大概也不是出
於己手。

其實，在經學方面，納蘭性德固然不是一個大
師鴻儒，可是就他的生平在這方面努力的情形看起
來，也可能有相當高的造詣。如徐乾學作的墓誌銘

，通志堂集序和韓奕作的神道碑中所記，這都說明
了性德對於學問方面會有某種的成就。所以那一部
分著作的真假，以及假到什麼程度，還有很大的保留
餘地，至於詩詞，照理是根本沒有值得懷疑的理由。

× × × × ×

藝術性的著作，不同於學術性的著作。後者是
由於材料的積累，通過客觀的判斷，組織而成的。
雖然也不能不有主觀的成分，但這主觀祇是思想見
解的表現，而不一定是和作者的生活、情感和人格
一致的。藝術性的作品，是通過作者的生活實踐，
表現作者的思想情感，符合於作者的性情人格。所
以文心雕龍體性篇說：「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
，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這種「體性」的
特點，是藝術性作品一項最明顯的條件。什麼樣的

人，也就有什麼樣的作品。於是同篇又說：「賈生
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
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
博；……」文學本身就是在內在精神的表現，他表
現出作者所有的思想、感情、意志和趣味等內心各
種形態，也就是人的總和的表現，原形的畫像。所
以藝術性的作品，具有個性；而學術研究的作品，
便缺乏這種顯明的特徵。由於這種原因，學術研
究的作品，作者是某甲或某乙極難辨別，代庖可能
作得天衣無縫；而文學方面的作品，尤其是詩歌，
由別人執筆，來表現本人的內在精神，而能和他整
個的品性及生活經歷符合一致，這是不可能的。

根據上面所說的道理，我們試看納蘭性德詩詞
的作品，能不能成為他「人的總和的表現」，沒有

他特有的「體性」——也
就是他的作品完整的風
格，如果所得的結論是正
面的，那麼他的作品真實
性的問題，便不會發生
了。

性德的詩，在量的方面比詞少；精神方面和詞
相比，也沒有詞的代表性較大，所以我們主要的是
就詞來加以檢討。

× × × × ×

首先我們由性情和詞的關係上，對性德作進
一步的認識。

性德的性情中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樸實澹泊
。看起來，和他出身的環境有些不調和，這也許因
為他生來就是一個詩人的氣質，席豐履厚的生活，
並沒有腐蝕了他這種純淨的天性。徐乾學撰納蘭君
墓誌銘說他在賜進士出身後，「閉門掃軌，蕭然若
寒素。客或詣者，輒避匿。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
，自娛悅而已。」在常人，這正是志滿意得，鋪張
炫耀，接受逢迎諂諛的時候，而性德的表現却是如

此，似乎功名於他有如浮雲，毫不介意，所以後來清史列傳也說他「淡於榮利」。韓莢是康熙十二年進士，和性德同出於徐乾學之門，對性德的認識應該較為清楚，在所撰納蘭君神道碑裏說：「君雖履盛處厚，抑然不自多。於世無所芬華，若戚戚於富貴，而以貧賤為可安者。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這裏寫他的一種特殊的性格，雖是出身於一等的門地，而冷然有如寒士。他詠風蘭的「點絳脣」中有「別樣幽芬，更無濃豔。」詠梅的「眼兒媚」中有「別樣清幽，自然標格。」的句子；又如他塞上詠雪花的「采桑子」上半闕：

「非關癖愛輕模樣，冷處偏佳，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

詠黃葵的「洞仙歌」上半闕：

「鉛華不御，看道家妝就。閒取旁人入時否。為孤情澹韻判不宜春，矜標格，開向晚秋時候。」

這種描寫，直是有意為他自己寫照。他的詞裏所歌詠的事物，有海棠、柳、蘭、梅、葵、雪等，沒有什麼富麗豔冶的花木，取材都是這一類近於寒素的東西，也可見出他的趣味是如何了。

性德既是具有這樣近乎孤介的性格，他和人的關係，我們可以想見不會是趨炎附勢，錦上添花的。事實上他正是這樣，他對富貴人是相當平淡的，而於一般才人，有骨氣的坎坷之士，他倒可以傾心置腹，情深一往。徐撰納蘭君神道碑說他：「客來上謁，非其願交，屏不肯一見。尤不喜接軟熟人。」又說：「所相知必款款吐心腑，倒困囊，與為酬酢不厭。」韓撰神道碑也說：「達官貴人，相接如平常；而結分義，輸情懷，率單寒羈孤，佗倜困鬱，守志不肯悅俗之士。其翕熱趨和者，輒謝弗為通；或未一造門，而聞聲相思，必致之乃已。」他愛惜這一種人，對他們具有一種深厚的友情，在他的詞裏，這種酬贈之作，佔相當的數量，如送梁汾南還時方為題小影的「鷓鴣天」，寄梁汾的「金縷曲

「和「大酺」，以及簡梁汾時方為吳漢槎作歸計的「金縷曲」；寄嚴蓀友的「臨江仙」，再送蓀友南還的「水龍吟」；送徐藝初歸崑山的「雨中花」等作，都表現着真摯的情感，篤切深婉，出於衷心。他更同情這般人的蹇滯不偶，替他們申訴不平，如為梁汾賦的「虞美人」，贈梁汾，用秋水軒舊韻再贈和寄梁汾的三闕「金縷曲」；韻文姬圖的「水龍吟」；尤其是送姜西溟歸慈谿的「瀟湘雨」，慰西溟和西江言別賦贈的兩闕「金縷曲」，送別德清蔡夫子的「摸魚兒」，其中那些「共君此夜須沈醉。且由他，蛾眉謠詠，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問，冷笑置之而已。」「高才自古難通顯。枉教他，堵牆落筆，凌雲書扁。」「不是天公教棄置，是才華，誤却方城尉。飄泊處，誰相慰。」「須知名士傾城，一般易到傷心處。……怪人間厚福，天公儘付，癡兒騃女。」「悽寂對寒當日事，總名士，如何消得。」「何事添悽咽。但由他，天公簸弄，莫教磨澀。失意每多如意少，終古幾人稱屈。須知道，福因才折。」「一事傷心君落魄，兩鬢飄蕭未遇。有解憶，長安兒女。素敵入門空太息，信古來，才命真相負。」等語句，都含着極深的哀怨，沈鬱悲涼，那種深厚的同情，甚至含有激憤（如再贈梁汾「金縷曲」結句「馮觸忌，舌難翦。」），都是真正的詩人情感。這一類的詞，在他的集子裏，成為一種特色。

性德是一個內向的人，神經質，有些孤僻，在他所處的社會裏，可能顯得不大正常。也唯其是有這樣氣質的人，他的情感才深厚真摯，別人認為他是冷漠的，而他的內心卻是火熱的，於是他對事物的感受也就和別人不同。性德的一闕「浪淘沙」中有幾句：「紅珠啄花殘，獨自憑欄。月斜風起袷衣單。消受春風都一例，若個偏寒。」這就是詩人所以自傷的地方，也就是那時代的文人所以多愁善感的原因。一般的說法，都是說性德多情，所謂的

「多情」，也不止是男女，朋友間的情，可以說是對人類，對世事一種偉大的情。性德是具有這樣豐富的情感，所以他的詞，除了贈友，悼亡等纏綿悱惻的作品外，大部分的小令，中調，都是些悽惋的調子。其中有的似關乎男女間的，有的是關乎死生，聚散，興亡等人生的感慨。如西郊馮氏園看海棠因憶香嚴詞有感「浣紗溪」：「誰道飄零不可憐，舊遊時節好花天，斷腸人去自今年。一片暈紅殘，雨，晚風吹掠鬢雲偏，情魂銷盡夕陽前。」詞苑叢談引王儼齋說：「柔情一縷，能令人九轉腸迴，雖山抹微雲君不能道也。」其實性德的詞，多半是足以使人迴腸盪氣的，舉例都不勝舉，我們在這裏特別推薦他一部分「采桑子」，「浪淘沙」，「蝶戀花」，其中多是近於上邊那闕「浣紗溪」的，哀婉悽惻，或許也不下於那一闕。

以上我們是就納蘭性德的性情去認識他的詞，就他的詞了解他的性情，可以看得出一致的，也就是他「人的總和」真的表現。下面我們再看他的生活經歷和詞的關係，是否也相符合。

x x x x x

悼亡的詞，在飲水詞裏邊也是一部分突出的作品。性德初娶漢軍兩廣總督都察院左都御史盧興祖之女，亡於康熙十六年以前。繼娶官氏女。性德對於前妻的感情非常篤厚，他所有的長短句，有的雖沒有標題，可是也看得出是追念他前妻的作品。僅就一部分顯明是悼念亡妻的看來，如兩闕題為「悼亡」的「青衫濕」（一長調），為亡婦題照的「南鄉子」，丁巳重陽前三日夢亡婦的「沁園春」二闕，亡婦忌日有感「金縷曲」，都是極盡哀感纏綿的，真所謂「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者。這裏姑舉一闕「沁園春」：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自那番摧折，無衫不淚；幾年恩愛，有夢何妨。最苦嘶鴉，頻催別鶴，贏得更闌哭一場。遺容在，只靈鷲一轉

，未許端詳。井井重尋碧落茫茫，料短髮朝來定有霜。便人間天上，塵緣未斷；春花秋月，觸緒堪傷。欲結綢繆，翻驚搖落，兩處驚鴻各自涼。真無奈，把聲聲簾雨，譜入愁鄉。」

在第二闕「沁園春」裏有「鸞膠縱續琵琶，問可及當年夢綠華。」之語，似乎在他續娶之後，比對他的前妻，可能沒有那樣愛情深。以性德這樣一往情深的性格，在青年時期（沁園春作於二十三歲時）遭遇到喪妻的不幸，他在詞裏所表現的傷痛，是生之於他本身的體驗，所以這種詞祇有他自己才可寫得出。

性德另一方面的生活表現在他作品裏的，是他會屢次出塞，因而描寫邊塞風光，也成為他作品裏的一種特色。

性德在康熙十二年授三等侍衛，以後便一直屢從各處巡幸。二十年隨巡塞外，到馬蘭峪（河北遵化縣西北一長城要隘）。二十一年三月，又屢從東巡，出山海關，到興京，盛京，松花江，柳條邊等處。四月回京。八月又與副都統郎談等，奉使覲梭龍，打虎兒（亦寫作索倫，達呼爾。在黑龍江索倫，嫩江兩縣與俄國接近地方。所謂「覲」，是聲言捕鹿，以勘探俄方形勢。）兩部落，十二月還。二十二年，又屢從巡五臺，登長城；又一次，是出古北口避暑。二十三年五月，再屢從避暑古北口。此外，在京師附近的巡遊和二十三年九月屢從南巡，歷經大江南北各地，曾寫了許多詩賦。尤其是以他所最擅場的詞，所寫的那種邊塞荒寒，關山險峻，興亡感慨的作品，又成為他的另一特色。如寫古北口，小兀喇，姜女祠的「浣紗溪」，宿灤河的「菩薩蠻」，題塞寒的「卜算子」，題長城的「一絡索」，居庸關的「采桑子」，彈琴峽題壁和發漢兒邨題壁的「清平樂」，龍潭口的「憶秦娥」，題古戍的「南歌子」，出塞的「蝶戀花」，宿烏龍江的「青玉案」，中元塞外的「葉上海棠」，宿漢兒邨

的「念奴嬌」，塞外七夕的「齊天樂」等詞都是。又如「采桑子」裏的「撲面霜空，斜漢朦朧，冷逼氈帷火不紅。」「虞美人」裏的「又將絲淚濕斜陽，多少十三陵樹亂雲黃。」「沁園春」裏的「見青峯幾簇，去天才尺；黃沙一片，匝地無埃。碎葉城荒，拂雲堆遠，雕外寒煙慘不開。」秋郊射獵的「風流子」中的「今來是燒痕殘碧盡，霜影亂紅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織，早雕飛處，天慘雲高。」這都是些獨到的句子。王靜安在人間詞話裏嘗說：「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長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性德若是沒有作侍衛，沒有隨巡或奉使出塞的機會，相信在他的飲水詞裏，今天我們不會找到這種作品。這是他生活裏的一段經歷，有了這種體驗，再運用他創作的技巧，才刻畫得出。沒有身歷其境，僅憑想像，無法表現那種景象的特點，以及由那景象所引起的情緒上的狀態。

末後，我們再從性德詞的風格方面，作一總的認識。

若歸納一下歷來對性德詞的評語，可以見得出都具有一種差不多的看法。這裏姑且引一些：

「容若詞，一種悽惋處，令人不能卒讀。」（顧貞觀）

「香豔處更覺清新，婉麗處又極俊逸。」（聶先）

「讀之如名葩美錦，郁然而新；又如太液波澄，明星皎潔。」（丁澎）

「亦悽惋，亦閒麗。」「亦頗凄警。」（陳廷焯）

「其所為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況周頤）

「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二主之遺。」（陳維崧）

「或言納蘭容若，南唐李重光後身也。」（譚獻引周之琦語）

「其側帽飲水之篇，……傳聲家直聳為李煜後一人，雖陽春，小山不能到。」（莫友芝）

「小令則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致，能使殘唐墜緒，絕而復續。」（譚獻）

「容若小詞，直追後主。」（梁啟超）

「究其所詣，洵足追美南唐。」（吳梅）

以上所引的這些評語，可以給我們證明一件事，就是：性德的詞，確已建立起他自己的一種風格。從全部納蘭詞三百四十二闕裏，我們可以看出他的風格的一貫性。文學作品上一種風格的建立，是和作者整個的修養有關的，沒有成功的作家，他不可能有顯明的一貫性的獨特的作風。我們從性德的詞，認識到他一貫性的作風；我們從他的生平，也看到他一貫性的性格和風度，而這種性格和風度，又是和他作品的風格是一致的。這樣看起來，納蘭性德的詞，不可能引起任何的問題，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了。

至於納蘭性德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如何呢？那又是另一問題了。過去曾有人把他來比拜倫，也有人說他像普希金，實在性德是不能和這兩個詩人相比的。嚴格地說，就他的成就而論，還沒有達到杜甫，李煜和辛棄疾的地步，原因是所有偉大的作家，不特有他們特殊的思想，情感，而且還有他們特殊的生活實踐，他們的作品，常是由煎熬抗爭裏產生出來，這種條件，在納蘭性德卻不够，所以若說他偉大到怎樣的地步，確是有些溢美；但就詞論詞，以他那種清麗的才華，綿密善感的情感，對於這一形象的藝術，他的造詣，確是可以上繼北宋諸家，而一部飲水詞的光輝，也是無法掩沒的。

阮籍文學年表

何民安 同撰
曾美鵠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瑀，以文采

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

見知曹操，爲司空軍謀祭酒，軍國書檄，多瑀所作。籍容貌瓌傑，才藻艷逸，而志氣宏放，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博覽羣籍，尤好老莊。「晉書」本傳稱其「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司馬昭）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所爲「詠懷詩」八十二首，李善謂其「志在刺譏，文多隱避」，蓋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今年十月，中文系主任余雪曼師，講授正始文學，示以嵇阮年表，並屬參攷要籍，草成此篇，附以竹林七賢軼事，聊備參攷。率爾命筆，疏漏之處，在所不免，敬希識者加以指正。

建安八歲，能屬文。（杭世駿「三國志補注」「王粲傳」）。

曹丕三十二歲。曹植二十六歲。

王粲卒（年四十一）曹植作「王仲宣誄」，見「文選」。

是年魏大疫，徐幹、陳琳、劉禎、應瑒卒、曹丕與吳質書，悼惜諸子之亡。

魏文帝黃初四年（二二三）

阮籍十四歲。「詠懷詩」第十五首：「昔年十四五，志尙好詩書。」

嵇康生。「三國志」「王粲傳」：「時又有魏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好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魏明帝太和六年（二三二）

阮籍二十三歲。

曹植卒（年四十一）

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曹爽專權，擢用何晏、丁謐。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懿稱疾避爽。

阮籍三十一歲，爲郎中。

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文載「文選」卷四十一。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正始五年（二四四）阮籍三十五歲。

王戎十五歲，與阮籍爲忘年交。晉書王戎傳：「籍每適渾（王戎父），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出謂渾曰：「與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正始八年，（二四七）

阮籍三十八歲，曹爽召爲參軍，以疾辭。

「晉書」本傳：「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正始九年（二四八）

阮籍三十九歲，撰「達莊論」。

正始十年（二四九）

阮籍四十歲。

司馬懿誅曹爽。何晏、丁謐、桓範等，以與爽通謀，皆服誅。魏宗室零落，懿遂總攬國家大權。

嘉平三年（二五一）

阮籍四十二歲。爲「鳩賦」。「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藝文類聚卷九十二」）

司馬懿卒，司馬師爲大司馬，以籍爲從事中郎。

嘉平五年（二五三）

阮籍四十四歲，仍爲從事中郎。

嵇康三十一歲，子紹生。

嘉平六年（二五四）

高貴鄉公髦正元元年（二五五）

阮籍四十五歲，爲首陽山賦。序云：「余尙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眺）首陽山。」（「全三國文」卷四十四）

「晉書」本傳：「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

司馬師廢齊王芳，殺太常夏侯玄及中書令李豐，誅鎮東將軍母丘儉，曹魏政權遂盡落司馬氏之手。

正元二年（二五五）

阮籍四十六歲。司馬昭輔政，以籍爲東平相。

喪母，吐血數升，毀瘠骨立。「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頰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

「晉書」王沈傳：「正元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

甘露五年（二六〇）
常道鄉公景元元年（二六〇）

阮籍五十一歲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尙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沈業等奔告司馬昭，昭爲之備。帝率僮僕數百，鼓噪而去。中護軍賈充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事急矣，當之何？」充曰：「責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卒年二十。昭立常道鄉公，改元景元。以昭爲相國，封晉公。

嵇康三十八歲。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絕交書見「文選」，云今女年十三，子年八歲。「晉書」嵇紹傳：「十歲而孤，康被害於景元三年，則絕交書當作於此年。嚴可均「全三國文」卷四十七：「景元二年，以答山濤書忤司馬昭，尋坐呂安事誅」可証。

景元三年（二六二）

阮籍五十三歲。

嵇康四十歲。以呂巽誣弟安不孝，牽連入獄，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鍾會與康有宿怨，遂奏彈之曰：「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

，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司馬昭遂殺安及康。康下獄時，作「幽憤詩」，中有句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

景元四年（二六三）
阮籍五十四歲。

鍾會伐蜀，年三十九歲，其譖康當在此年之前。

「晉書」本傳：「會帝（司馬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爲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按此即「爲鄭冲勸晉王踐」，文見「文選」四十。是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晉書」向秀傳：「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司馬昭）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附錄 竹林七賢軼事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世說新語」「任誕篇」

以上竹林七賢

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

。』會深銜之。

孫盛「魏氏春秋」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太學生三千人上書以爲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

「世說新語」「雅量篇」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蕭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世說新語」「容止篇」

以上嵇康

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本傳云是孫登），有竹實數斛白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山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魏氏春秋」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耶？」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墟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晉書」「阮籍傳」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嘯畢，便去。或問裴曰：「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

「世說新語」「任誕篇」

以上阮籍

山公（山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其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

以為友者，唯此二人耳。」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墻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世說新語」「賢媛篇」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謝玄）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世說新語」「言語篇」

以上山濤。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

諫曰：「君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說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能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醜然已醉矣。

「世說新語」「任誕篇」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奇。

「世說新語」「文學篇」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君何為入我幃中？」

「世說新語」「任誕篇」

以上劉伶

莊周著內外數十篇……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

「晉書」「向秀傳」

以上向秀

阮仲容（咸）步兵（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世說新語」「任誕篇」

以上阮咸

王戎喪兒，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世說新語」「傷逝篇」

晉經黃公酒壇下過，顧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縻；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晉書」「王戎傳」

王戎和嵇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床，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嵇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嵇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嵇，而應憂戎。」

「世說新語」「德行篇」

以上王戎

本雜記，內容包括經史的考據，見解平正，堪稱北方第一大儒。書中記技藝之文頗多，如卷四學唐王摩詰送元安西詩（即西出陽關無故人）之歌法於老樂工之條，同卷見才人之隱語數十卷於伶官劉子才處之條，卷三，辨俗稱伶人為無過蠱之條，從這些條目看，李治愛重曲藝實和他的後輩王惲是銖兩悉稱的。無怪王惲在他作的「度曲說」一文中特別提到敬齋李治先生晚年專以歌酒自娛的話哩！

鼎鼎大名的元遺山，他對於教坊技藝也是很熱心的。在他集中常常可以看到此類的詩文，如贈絕藝杜生（把女伶稱生是當時的習慣）：

迢迢離思入哀絃，非撥非彈別有傳，解作江南斷腸曲，新聲休數李龜年」

另一首題「杜生絕藝」：

杜生絕藝彈兩絃，穆護沙詞非等閒，莫怪曲終落雙淚，數聲全似古陽關。

又「雜著」一首

老優慣看沐猴冠，却笑旁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此外尚有聞歌懷京師舊游，一首提到他曾和大曲家杜仁傑聚會的事，還有遺山先生新樂府中青玉案一詞是代其友李獻能作贈其所親女伶鄭某的。

另外有一種文獻叫做宵樓集是松江夏伯和作的。這本書最可以顯示出元代學士和雜劇的接觸情形，全書一卷提為雪簷漁隱作（收在雙槎景閣叢書），其中把梁園秀，張怡雲等八十位名妓的事略逐一介紹，從傳記中更可找到許多當代文人所寫愛顧曲藝或伶人的文字。現在列其名如次：

趙松雪（孟頫），姚牧庵（燧），閻靜軒（復），鮮子伯機（樞），盧疎齋（學），胡紫山（祇遜），馮海粟（子振），白仁甫（朴），史開府（天澤），鍾繼光（嗣成），貫酸齋（雲石）喬夢符（吉）。

上列的人，有達官，有名士，更有散曲，劇曲的大作家，可見元雜劇就劇本的撰作或伶工的演技，任何一方面去看，得到士大夫文人的協助無疑是很大，很多的。最後再舉兩事的作本文的結束。

一、被譽為元朝韓愈的姚燧，在元史本傳便有如下的記載「又稍廣置燕樂，燧即為之喜，援筆大書，否則不易得」，要想得到他的墨寶最好的潤筆資却是燕樂，這和夢中的高參政，該是嗜好相同了。

二、大劇曲家馬致遠所撰的「青衫泪雜劇」中吏部侍郎白居易邀翰林院編修賈浪仙和孟浩，然到歌妓裴興奴寓所去玩的，那一場面，當然不是唐朝的事實，但可能就是元朝文士顯官喜愛歌劇的場面，元雜劇之能够代表一代之文學，其成功的因素，應該不止是因為朝廷的鼓勵和民衆的愛好吧。

諸宮調」的歌妓的文章，由這些文章都可看出胡氏對教坊技藝的關心，又從陶宗儀的輟耕錄卷三十的記載裏看出胡祇遜關心雜劇的情形：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獨步當今雜劇，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沈醉東風之小曲以贈。

朱氏獨步雜劇劇壇，在其他筆記書中也有記載，青樓集中就說她賀頭花且軟末泥等悉造其妙，可見朱氏確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演員。

其次在元史上有傳的王惲，也是一位愛好戲曲的人，他的籍貫是衛州汲縣，生於金正大四年，死於元大德八年，幼受教於元好問，文章聞名於世，官至翰林學士，諡文定，四部叢刊所收秋澗先生大全文集便是他的作品，他和胡紫山是好友，嗜好同，官階同，最妙的是在他的集子裏有「夢紀」一文，寫至元二十四年八月乙丑晚上的夢，在夢中遇見參知政事高飛卿，問以近况，夢中的高參政答「參政也者，參知雜劇，見做不行，有何施為。」這種記載充分證明士大夫們對雜劇是相當愛好的，至於王惲集子中，關心教坊技藝的記載，更是多不勝舉，如贈朱簾秀的浣紗詞及七律詩云：

七竅生香詠洛姝，風流不似紫山胡，半床夢冷珠簾月，一序鍾情樂籍圖，鎚破小山犁舌獄，倒翻卓氏拍沽壺，芳惊苦澁心同賞，遏斷行雲唱鷓鴣。

又在王氏集中卷四十三有「樂籍曹氏詩引」是給曹錦秀的，其中把演員的職責，和名士的關心教坊說得有聲有色。此外在王惲的詞集裏，許多都是與樂曲有關係的。如水龍吟序說「郭宣徽善雨閑宴娛賓，命樂工郭仲禮鳴笳佐酒思」喜遷鶯序說：「己丑秋八月廿六日雨中飲於賈方叔家樂籍劉氏歌以侑觴衆賓欣然為之賞音劉因求余樂府，遂賦之」餘如木蘭花慢鷓鴣引諸詞，都是顯示他對樂曲有興趣的作品。

在元史上有傳而時間比胡王二人為早的。如元遺山，李治也都是極關心教坊技藝的人。李治生於金章宗明昌五年，正大七年進士，仕元，死於至元十六年，他是真定樂城人，和元遺山併稱為「雙璧」，時人號為「元李」，他所著的「敬齋古今註」是一

元劇是元代文學的靈魂，在中國文學史上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王靜安先生在宋元戲曲史上說元劇的文章是千古獨絕的文字，自然而不造作，這種見解是非常正確的。

近代文學史家，有許多認為元雜劇只是蒙古朝廷貴族和民衆的娛樂，士人學者是毫無興趣的，甚至有人以為不受士人重視正是元劇的價值所在，這種說法是失察的，四庫提要評胡祇遜的「紫山大全集」說：「以闡明道學之人作獮狎倡優之語，其為白璧之瑕，有不止蕭統之譏陶潛者。」根據此一資料，我們可以作進一步的探討。

首先就胡祇遜來說，他是磁州武安人，生於金哀宗正大三年，死於元世宗至元三十年。修習朱子之學，官至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卒諡文靖，元史有傳，從紫山大全集卷八可以看到一篇「贈宋氏序」，是贈給女伶的，文長不錄，大意是說：人生多憂患，必須賴娛樂以排遣愁苦，故樂曲應運而生，樂曲經過種種變遷之後，最近除了教坊的院本以外，還有了雜劇，把上自朝廷政治，下至市廛人情及一切人間相，學給人看，所以一個雜劇的女伶就必須要能够兼演各種各樣的人的生活。從胡氏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對於戲劇的觀念以及如何關切演員的技藝，由「以一女子兼萬人之所為，豈前古女樂所能擬倫」一語更可見出胡氏如何珍視戲曲工作人員的地位。

紫山大全集卷七又有題贈伶人趙文益的七絕詩二首：

富貴賢愚共一塵，萬紅千紫競時新，到頭誰飽黃梁飯，輸與逢場作戲人。土抹灰塗滿面塵，難猜公案這番新，世間萬事誰真假，要學長安陌上人。

這裏我附帶要說明一件事，元曲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末本（劇中人以男人主唱）但伶人則多數是女伶，故女伶經常是串演男腳的，趙文益可能就是鍾嗣成衆鬼簿上的名女伶趙文殷，此詩當是看了趙的邯鄲夢（馬致遠作）以後而作。

第八卷有「優伶趙文益詩序」一文是描寫發明新滑稽表演的苦心，又有「黃氏詩卷序」是給唱「

元代的士人與雜劇

閑吟館

詩人與散文家

陳姍妮

出現在中國光輝的文學史上，在詩方面，最早的一個偉大詩人，毫無疑問的是屈原；在散文方面，第一個獲得空前輝煌成就的當推司馬遷了。

屈原（公元前三四〇——二七八）的一生是處於七國爭雄，而楚國正逢多難之秋的大動亂時代；司馬遷（公元前一三五——？）則生於天下一統，而武功煥赫的西漢封建王朝。儘管時代的背景不同，但詩人與散文家的悲慘遭遇的身世却頗相似，那反抗時代的精神在無形中也前後一致。

屈原不僅是偉大的詩人，也是出色的外交家，政治家。他任左徒時，極力推行法治，承認土地所有權的合法，否定貴族的傳統特權。這可以說是貴族階級的叛徒。後以聯齊拒秦的「合縱」外交政策，既得不到懷王的支持，而貪圖苟安的妥協主義者如子蘭、靳尚之徒，恬不知恥地接受了秦使張儀的賄賂，竟不擇手段地對屈原大加誹謗、誣陷，予以猛烈的打擊。在孤立的惡劣情勢下，屈原終被放逐了，這變相的死刑，使屈原那愛人民愛祖國的真實情感——「憂愁、幽思」，編織了千古傳誦的纏綿、哀怨、悲壯的不朽詩篇——離騷、天問、九歌、九章等。

司馬遷字子長，太史公談的兒子，二十歲便開始壯遊，足跡遍全國，西南率使歸來，接受了父親的遺命，因職務的關係，雖在守制之期，也得趕上武帝泰山封禪的行列。他在各地搜集史料，加以編排整理，從事寫作。及至李陵案件不幸發生，司馬遷遭蒙奇耻大辱，身受腐刑，處陰溼而沮洳的牢獄中，一面仇視冷酷殘忍的獄吏面孔，一面埋頭運筆發揮他的文學天才，而「述往事，思來者」了。這樣整整渡過了四年陰慘暗淡的日子，大部的作品就在這個時期完成。出獄後被任為中書令，但已深切地體會到人間的艱苦，他明白為人臣者，什麼高官厚爵，不過是任由統治者擺弄的傀儡而已。因此，

集中精力，用他的一枝如椽之筆，繼續寫成那偉大艱辛的巨著——史記。

司馬遷距屈原約二百年，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中國的文壇異常寂寞，至司馬遷出，才一放燦爛的光彩。屈原是司馬遷最愛讀的先賢，年代也隔得比較近，這愛國詩人的思想在司馬遷的血脈中不斷地運行，這失意政治家的言行在司馬遷的腦海中不停地盤桓；所以司馬遷在創作他那洋洋灑灑似詩底散文的過程，傾瀉出被壓抑的情感的洪流，使用造型底史詩性的筆鋒，造成了可歌可泣的詩底旋律。這受屈原影響頗深的史記，便成了一部千古不朽的史詩，無韻的離騷了。

史記之所以有如此的成就，一言以蔽之，那是司馬遷的正義感所使然。這和屈原堅貞不移的高尚人格互相輝映。屈原雖在政治上失敗而遭放逐，但作為一個愛人民愛祖國的詩人，他卻獲得意外的成功。司馬遷也顯然是一樣，一個小史官，因牽涉在李陵案的漩渦中，而被判官刑，在囹圄之中開創了中國紀傳體史書的體例。這難道不是一個歷史悲劇的重演嗎？

李陵案發生後，司馬遷蒙受了官刑的恥辱，但他並不因此低頭向所謂雄才大略的武帝屈服，他以一枝飄忽的筆，淋漓盡致地嘔吐他心靈深處的憂鬱憤懣，對統治者們作體無完膚的側面反擊，赤裸裸地把他們的假面具剝掉，暴露出他們可惡的猙獰面目。封禪書一劈頭就說：「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治，治矣而日不有暇給，是以即事用希。」這正是影射武帝的荒唐、愚蠢、幼稚與可笑。「酷吏列傳」是寫劉氏殘酷的家傳，而尤其在武帝，其中屢有「天子聞之以為能」之句，可知這多行不義，毫無人道的酷吏的組織，武帝不僅是在授意與慫恿，而且是在

實際的主持人。外戚世家指出武帝所用的人，多半是恃裙帶關係的親幸之輩，田蚡、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輩，司馬遷都加以冷諷熱嘲，同時他還攻擊武帝的偏私。

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屢屢以犀利的筆調來諷刺懷王，並攻擊子蘭、靳尚等狐羣狗黨，而不予以絲毫的假借。

在對平民的態度方面，屈原不僅對人民生活的困苦，寄以無限的同情，而且還實際地替他們爭取利益。離騷中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及抽思中「攝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等句都是說明屈原對政治的根本看法是以民心民意為依歸的。這一點，司馬遷在詩人的偉大感召下，他對平民也極端的禮讚，嚮往，他用真摯而親切的筆調，描繪被壓迫的廣大民衆的痛苦，他說：「漢興，有朱家、田仲、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道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明黨宗橫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假如他不曾深入體察民間的生活，對於中下層階級的人物，那能寄以無限的同情？

在平準書裏，司馬遷更對與利的大臣極盡諷刺之能事，原來封禪大典與邊疆征伐的龐大經費，是以平準控制壟斷的政策，橫征暴斂地剝削民脂民膏來支持的，司馬遷用官僚資本和農民意識的對筆法，一邊是寫事析秋毫的與利大臣的桑弘羊，一邊是寫上輸助邊的農民卜式。當他們在政治上衝突尖銳化時，卜式憤然道：「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一邊在犧牲，一邊在榨取，這憤恨是難得的。

貨殖列傳中的「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並兼，借交報仇，篡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鶩，其實皆為財耳」，把一切敢犯死法者，都認為「實皆為財」，把一切妓女、遊客、賭徒、方技都拆穿為「重櫓」——也就是餓一口飯吃，這精闢獨到的見解，實把握了問題的重心。

此外司馬遷對失敗者往往寄以同情，於值得敬仰的人物，每情不自禁地予以歌頌。「不耻下交」的信陵君，他是多麼賣力地敘述！「功成不受賞」的魯仲連，他眉飛眼舞地說：「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諱於諸侯，淡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最後，他索性把平民的地位抬高，如把一布衣「出身的孔子擠入「世家」之列，把傭耕出身的陳涉，與諸侯並列，而對於功敗垂成的楚霸王，也讓他與秦始皇、漢高祖鼎足而立。

原來李陵因兵敗投降匈奴，朝廷羣臣明知李陵是以兵少受困，但竟無人敢在武帝面前替他說話。世態的炎涼，司馬遷為之痛心不已，他雖與李陵「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但激於內心的正義感，便不平地挺身而出，為李陵的忠貞清白而仗義辯護了，因而觸怒了武帝而下獄。後又傳李陵為匈奴練兵塞上，殘忍的武帝在怒不可遏的情緒下，將李陵的全家統統殺了；司馬遷也同時受了世間最殘酷的刑罰——宮刑，這時司馬遷是三十歲。他感歎友情的澆薄，一到利害關頭，往日的「知交」竟都搖身一變而成為路人！自己身受腐刑，「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而交遊都冷眼旁觀，莫肯救援。李陵未敗時，那些公卿王侯都交口稱譽，待矢盡援絕，力竭而降，就「媒孽其短」，這是多麼可痛的事！那張耳陳餘列傳中的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相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掘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季子異矣」，寫得多麼沉痛！孟嘗君列傳中「富多

貴士，貧賤寡友」，寫得多麼刺心！把所謂友情刻劃得淋漓盡致的，有魏其武安侯列傳，內述：田蚡貧賤時事竇嬰如父母，及竇嬰失勢，除藩外，賓客都散去，田蚡反與爭權。灌夫為同情竇嬰，跟田蚡時有齟齬，竇、灌因而致禍。這正是司馬遷幽囚時撫今思昔而發的感慨，在字裏行間，他隱隱地放了一支針刺在平時與自己及李陵往還交好的所謂「刎頸交」的朋友心上。其他的如穰侯列傳、汲鄭列傳、平津侯列傳、蘇秦列傳等篇，有意無意中都在針砭友誼的經不起利害的攷驗。

李陵案始終縈旋在司馬遷的腦際裏，整部史記也因此籠罩着這不幸事件的影子。這與屈原去國離鄉時愁鬱寫下那哀怨、纏綿、悲壯的離騷，真有異曲同工之妙。屈原任左徒時，曾辛苦地以心血來培養一些政治人材，所以他說：「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等到「冀枝葉之峻茂兮，願時乎吾將刈」的時候，屈原失勢了，於是所提拔的人材，一個個都走向腐化的親秦派陣營去，因此他說：「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無極！」這些人一遇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發生衝突時，就經不起攻訐，貪婪競進，犧牲了人民的利益。所以詩人禁不住就「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地長吟惋惜、埋怨、痛心了。

詩人與散文家透視了人情的浮沉、世態的炎涼，看出世俗所謂是非與友誼無非是以權勢作標準，無怪乎他們都無情地加以譏諷，而司馬遷在這一點上更能吸收、消化詩人的作品的精髓。

屈原會根據沅、湘二水間的祭祀神祇而作九歌。司馬遷也一樣，在二十歲時，在父親司馬談的讚許與鼓勵下，便壯遊東南及中原一帶，當了郎中後，又扈從武帝西行，二十五歲奉使川、滇、西陲和西南也有他的足跡，年青的司馬遷幾乎把全國都遊遍了。廣泛的旅行，不僅增進見聞，並且在遊山玩水，瀏覽名勝之餘，又從民間收集了許多寶貴的材

料，作為日後寫史記的根據及參攷。當他徘徊於臨水之濱時，他就採訪漢初幾個微賤出身的功臣事跡，如屠狗的樊噲，販豬的灌嬰，治喪時替人作鼓手的周勃，當小獄吏的蕭何、曹參，當小吏的周昌等等，把劉邦所領導的流氓集團的面目，維妙維肖地刻畫出來。至於屈原自沉處的汨羅江，韓信江陰的墓地，夏禹的葬穴，勾踐臥薪嘗膽處的會稽、魯孔子的廟堂，舜最後歸宿的九疑山，他都親臨觀賞，更以一顆同情的心來悼惜、憑弔、酒懷、追慕。史記雖不免滲入了司馬遷個人主觀的憤慨情感的宣洩，但史料的真實性是無可否定的；總之，他不惟在抒自己的情，而且也代整個時代的人民抒所要抒的情，這就是他之所以成為史家兼文學家的偉大處。他那溫厚的胸襟，高瞻的眼識，處處都表現他高尚的人格，這當然與家庭的良好教育和旅行訪求有關。他那深入民間工作的精神與屈原並無二致。

司馬遷雖然傾慕儒家的思想，但他却不像一般腐儒那麼地輕於妥協與苟同，在遭刑後，他更是一個反功利思想的澈底執行者，「報任少卿書」等篇的產生，正表示對仕途的冷淡，這並不是頹喪、消極，而是憎惡統治者的刻薄寡恩，幫傭們的苛政壓迫人民，相反地，他更積極地揭露社會的黑暗，政治的腐敗。

在司馬遷心靈深處，他最景仰，崇拜屈原的偉大人格。他寫屈原時始終為深摯而沉痛的同情所浸潤，他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用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鳥（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他明白屈原的真正價值是在於他那愛國的熱誠，雖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大；但他却不屈不撓地以正義和光明與惡勢力戰鬥，雖然是孤軍，但「終剛強兮不可陵」。司馬遷的內心已和「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的屈原起了真正的共鳴，除作弔屈原賦的賈誼外，只有司馬遷最瞭解投江自盡的愛國詩人了。



歌一曲，故鄉雖好莫言歸。

題蓮裔雨荷圖

雨打青荷醉半消，眼前風物變蕭寥。分明寫我江南夢，萬顆珍珠打碧瑤。

雪齋題畫詩

雪曼

一 漁隱圖

濕雲漠漠隱山家，水石聲喧笠影斜；漁艇已歸天更遠，蕭閒一鷺立圓沙。

二 紀夢題所畫綠梅

海南橋畔一痕霜，化作綠雲縮雪堂；浴出靚妝惟自媚，更無人處着芬芳。

三 雲頂寺

草色經春綠未消，紅鷗聲裏渡南橋；亂山掀出雲頂寺，一派嵐光趁晚潮。

四 題梓郊攬勝圖

世亂嬰塵縛，揚鑣入梓州。情牽萬里月，目送一帆秋。剪翠悲風嶺，親紅上牛頭。丹青意不盡，風雨滿城樓。

後春風二首

潘受

部署春風啓此山。絃歌聲漸挾龍鸞。積松佇望參天大。伐棘方欣拓地寬。萬古中華齊日月。百川

巨海共波瀾。孤危誰與扶吾道。打掃蓀牀待幼安。

附錄 春風二首

東南佳氣看雲興。樓閣春風俯曉晴。舊綠草如收失地。動紅花亦助奇兵。荒雞每促三更起。羅馬原非一日成。山海高深同列席。不時迴響答鐘聲。

文章涕唾拾中郎。擊楫居然有主張。薦鶚可真如北海。臥龍傳復起南陽。明知箕斗原無用。太息椒蘭變不芳。昨夢美人贈金錯。春風裙帶拂門牆。

玉堂珠履宴仙真。纔降雲車倚笑顰。東海揚塵驚此日。西廂待月悟前身。春風祇恐無桃李。吾道翻嗟有鳳麟。林下試看嵇阮輩。牙籌爭與潘冲親。

一九五四年十月舊作

附錄 錢春二首

風信難傳色相真。夢中如錦覺如塵。林喧曉院鶯爲課。花綻鵲驄蝶奪春。此事早知終必爾。吾言不用豈無人。棋邊每露鴉兒脚。有美圖翻一局新。

拔宅飛昇混列真。相憐雞犬又風塵。欲持酒飲先成淚。未報花開已餞春。稷館竟逃齊博士。梧臺堪笑宋愚人。何妨且誇揚州鶴。十萬纏腰氣概新。

一九五五年四月舊作

冒雨登廬山

范鈞

雨急千山徑。泉喧萬壑間。

山齋

潘重規

浮海衝濤歷劫身，山居雲枕與天鄰。圖南却作枋榆計，只恐鯢鵬解笑人。

九日

九日炎鄉綠更稠，憑高渾不見清秋。天涯乞得詩人筆，難寫重陽一段愁。

柔佛新山蘇丹王宮作

明波白石鎖青槽，掩盡珠簾看翠瀾。夜夜月華連海色，羨他柔佛作蘇丹。

柔佛海峽堤岸口占

誰收海鏡掩山幃，絕憶名湖對落暉。試爲勞人

羣峯迷霧裏 人語自往還

華山紅葉

木落山空隄影稀
斷橋流水坐忘機
晚風蕭瑟飄殘葉
化作丹霞片片飛

月夜(代作)

草堂西畔月溶溶 玉宇無聲一院空
疏影半簾人未寐 細聆清露滴梧桐

桂林登虞山

清晨出北郭 聯袂登虞山
鐵嶺橫金闕 漓江鎖玉灣
寒雲依靜渚 疏雨過林關
逸興臨高發 憑軒意自閒

丙申重九指南宮登高作

太希

一從親見海揚塵。長作登高北望人。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樓無地數星辰。移杓旋斗知何日。瘴雨蠻風老此身。聞道哀音通世變。欲憑孤嘯祇悲辛。

天游噓吸萬靈通。人在千峯暮靄中。浩浩大寰觀變換。冥冥真我悟蜩空。蒲團坐冷岩阿水。古寺敲殘劫後鐘。一偈回頭災懼了。不須膜拜指南宮。

草山夕眺

太希

俯仰人間足一飄。支節隨分訪漁樵。明霞照海千齡在。冷月窺人萬籟招。飄盡袖間今古淚。聽殘心上往來潮。岩前止水清如許。誰記橫狂昨夜巖。

自嗟材與不材身。來作空山冷眼人。烘水爲雲起羣嶂。鋪霞成海散千鱗。雲霞幻此無邊壑。胸臆宜融萬化春。天界廓然泯興廢。故應平等視冤親。

遷寓南洋大學教授宿舍三章

黎國昌

山隱雲南園角隈。重簷當戶畫屏開。
清風吹破幽人夢。雲錦翩翩仙子來。

如椽大筆咄書空。落落椰株娜娜風。
幽意倘將孤憤解。高懷別與竹林同。

生涯自笑同鳩拙。廣廈新成暫寄身。
收拾雄心閒遣興。蟲魚箋註作癡人。

雲南園家居即事

欣欣草木意悠然。穩住青山斷俗緣。
酒豁襟懷懷澹壘。花攀袖影拂芳烟。
功名翕赫終身外。田海紛乘在眼前。
細寫懸心成詠嘆。閒來無事聳吟肩。

※ ※ ※

南洋大學歌

太希

南洋大學雄峙於南溟之邊，星島之嶺。
前歲之雲南國分羣草荒煙。

今日之雲南園分羣舍表延。

仁人志士輸金錢。

筆路藍縷何辛艱。

關馳道兮導山泉。

廣栽榆柳與楠桤。

如水之車如龍之馬奔馳於其外，

如錦之花如鳳之鳥參錯於其間。

中有娉孌福地，內藏中西編籍縹湘萬軸之牙籤。

外觀如仙山樓閣之盈棟飛檐，廊腰綫廻，館院

星聯。

朝暉夕陰，羣展翩跹。

高樓月夜，燈燦萬千，

絃歌四起，琴韻悠然。

此爲南洋千萬華人唯一之最高學府。

實爲維繫中華五千年儒效之文淵。

發揚民族歷史文化，溝通滙合東西文化。

宰制宇宙，創造未來。

責在吾儕莘莘學子之雙肩。

吾人賦登高而望兮，

上有金碧之雲天，

下有千萬方里錦繡之原田，

中有五千餘載神明華胄之少年。

嗟我少年不努力，

何以慰彼艱難締造之羣賢。

嗟我少年不努力，

何以對彼雄奇偉麗之山川。

齊奮起兮着先鞭，

南洋大學兮萬斯年。

雲南園風景畫

周 紫

詩是以心的觸角為筆，以文字或符號為色所作成的畫

山·林·小路

雲南園裏有的是山，有的是林，有的是小路。當旭日將升的清晨，倦鳥已歸的黃昏，遠遠地站着，你只看見山，走近時，你才發現了林，搜索了林，小路也隱身無術了。但山是高的，林是茂密的，小路是幽遠蜿蜒的，偶而一二過客，打從小路經過，却也不難掀起你一些悠悠的遐思。

綠絨絨的山

霧影影的林

浩浩蕩蕩的小路

鳥聲藏在山裏

鳥聲藏在林間

鳥聲藏在小路旁

林徜徉在山裏

小路川行在林間

過客蹣跚在小路上

山迤邐到何方？

林排列到何方？

小路上笑語盈盈的過客
時隱時現的要到何方？

五七年十一月

暮色裏的傳奇

日出之景固然好看，日落之景也一樣的美妙絕倫。在這稍縱即逝的瞬刻裏，在這默默無言的凝視中，除開光的變化，色的變化，動與靜，暗與明的嬗遞外，還能再有什麼？那火紅的渾圓的輪盤，自以為已把一切賦有都賜予萬物，得意揚揚的就要告老回鄉去了。

夕陽去後，羣山也黯然失色；這裏那裏，姍姍來遲的，是一星星從樹叢裏跳躍出來的光。你指着那光說：「啊，一盞燈。」我却指着那光說：「啊，一個小農家。」

連綿的遠山頂上，
那一叢奇異的色彩，
慢慢地淡下來了！
我不說是晚霞散得快，
偏說是夕陽沉得深。

俯促而矇矓的山坳裏，
那兩三星清冷的光，
都先後出現了！
我不想見銜接白日的燈火，
只想見安祥寧靜的小農家。

五七年九月

光 海

在夕陽下沉的那個方向，在線條柔美的羣山懷抱中，在某些叫人難於遺忘的寧靜的時刻，然而，依舊是在這個可以高瞻遠矚的山崗上，我看見了你

，你，這輕邊在微風中，心氣平和的海。

是黃金的光，
是甘馥的玉液瓊漿，
灑成的這一池光海。

是黃金，
用網去撈獲它；
是玉液瓊漿，
一口氣飲盡它；
是海，哦，是海麼？
張開雙臂去擁抱它！

五七年八月

鍍金的雲

再過少許時刻，夜就要來了。然而，那追隨着夕陽的一角遠天，依然明淨爽朗，遠天裏的一堆敦厚的雲，也不時放出奇異而眩目的光。而在天的另一方，灰色的夜的薄紗已經輕的撒了下來，薄紗裏，一閃一閃的，不是星星是什麼？

一片鍍金的雲，
像一座璀璨輝煌的屏風，
在天國的門前立着；
它要隔絕那
熙熙攘攘的
夜遊羣星的眼睛。

五七年九月

風河裏的燈

當晚霞在別情依依中散開之後，你還願意在山崗上逗留麼？這時刻，天上也許是星月交輝，也許是漆黑一團，但風常常是帶點涼意的，涼得像河裏

的水。

你覺得寂聊嗎？那麼，請舉起頭來，往文學院那個方向望去，遠遠的望去，然後告訴我：你看見了什麼。

遠遠的，遠遠的，

遠遠的風河裏的燈。

在白晝隱形，

在黑夜顯身。

遠遠的，遠遠的，

遠遠的風河裏的燈。

閃閃的，閃閃的，

閃閃的風河裏的燈。

一場醉夢之後，

嬌懶嫵媚的欠伸。

閃閃的，閃閃的，

閃閃的風河裏的燈。

多彩的，多彩的，

多彩的風河裏的燈。

火紅，天藍，葉綠，

黑暗背後的不夜城。

多彩的，多彩的，

多彩的風河裏的燈。

多彩的，多彩的，

多彩的風河裏的燈。

五七年九月

晨霧

你是否常常起得早呢？你是否習慣於迎着晨風，到山崗上吸取夜露的芳魂，端詳初寤的萬物多樣的情態呢？

輕紗似的霧也許正在你的身旁，昇騰着，漾曳着，但是你看見，你只覺得所有的霧都給遠山奪去了，而且最遠的那一座佔有得最多。它像乳一樣白，像帶一樣長，它老是流連在山腰間，不肯他去。

——它莫非有什麼企求麼？這時的雞聲，是最熱鬧不過的，牠們啼着又啼着，好像要把喉嚨啼破了，方才甘休似的。——牠們又莫非有什麼使命麼？乳白色的晨霧沉在山腰間，

輕佻而且慵懶，

她許是等待着

東升霞光熱情的一吻。

樹叢茅舍裏是一片雞聲，

像戰場上的第一通鼓，

像月蝕之夜重重的密鑼，

逼着她倉卒離去。

五七年八月

夜的音樂

常常是因為搭不到車，你必須在夜裏打從校門和商學院之間這條小路經過。如果黃昏時下過一陣雨，路上一個個的小水窪還沒有乾，那麼，在燈光照耀之下，遠遠望去，跟金子是沒有多大分別的；只是行近了，便什麼也找不到。

這時候，假如有同學陪着，大家邊談邊走，似乎一無所聞，否則，四圍靜悄悄的，蟲聲便聽得十分清楚了。它好像是從兩排有着梵果的筆觸的樹葉叢中傳出來的，又好像是從蒼茫蒼鬱的草堆裏傳出來的；總之，你走到那兒，它也跟到那兒，一刻也不稍停歇。……

田野裏的蟲聲

在星天下奏起了！

緩緩的，啊，輕輕的——

像催眠曲般溫馨，

像海灣夜潮般熱鬧，

像年青人所獨有的，

持久而淡淡的一線憂鬱。

五七年八月

隔窗

雲南裏的雨也無非是這樣：它會在你做着甜夢時到宿舍來叩你的窗門，會在放學時將通向餐廳的大路阻斷；當你偶爾到圖書館的閱覽室看書的時候，一陣騷動，雨來了。於是，你放下書來，乒乓乓乓的將窗門關上。這時候，你是不容易就定下心來的；你東張西望，忽然間，你發現奇蹟了，噢，在靠花園那一邊的玻璃窗上是什麼東西呀？

狂風奔馳的聲音，
是誰也聽得見的。

把玻璃窗緊緊關上，
隔窗看雨中的美景。

青山，藍天，血紅的亭子，
玻璃窗是一幅印象派的畫。

這幅畫怎麼老是不乾呢，
雨點似的油彩頻頻滾動。

五七年九月



拾錦

孟仲季

一

你想望着一些草，一些花，
一些洪亮的聲音和閃耀的火光，
而在每一個期望之前，
你却先沐浴在冰冷的池塘。

你想搜尋一句

你所喜愛的言辭，
想在多樣的叢裏
摘取一朵最香最白的小花。

於暗夜長空，

你何所拾取？

而昏黃的心

又蒙上一層虛惘的網。

讓一縷思念

把你帶到現實的國境裏去吧，

你將會在那裏看到

夜晚和白晝是怎樣的分明！

二

像駱駝似的，

你負載着一些苦難，一些屈辱，

而在你的心的草原，

却繁茂地茁長着一些青綠的幼苗！

沒有太息，也沒有憂傷，

它們已化爲水汽散發於太空；

你想尋取人類的希望和幸福，

從那密密層層的字句中。

不是嚮往着不開花的樹枝，

也不是向明天瞭望那新鮮的焦渴，
而是在現實的熔爐裏
慢慢地鑄煉出「真」和「美」！

三

不要讓生命在陰暗的角落
獨自緘默，獨自哀嘆，
畏縮和躲避都向你低頭，
如果你有一顆跳躍着的金色的希望！

曾經燃燒過的夢魂，

現在也該停火了吧；

又何必讓一連串的時光

給飛鳥負荷離去？

你期待着什末樣的依歸，

在這多彩的日子？

努力掬取生命的雨滴吧，

即使脈搏的跳動是輕微的。

海上的黃昏

鍾祺

太陽把金液全傾瀉下來

像浪子把身上的所有作孤注一擲

海爲了要捉住戲弄她的風

不怕永遠撲空地跳躍

雲霞一心在招展她多彩的衣裳

不經意白帆一路輕蔑的神色

浪子的太陽果然喪氣地走了

月亮以白眼送着他遠去

海實在也累了

風變得那麼溫柔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給雲霞發覺白帆的輕蔑

無題

紫卿

一片落葉輕輕飛過了我的頸間，
我以爲那是春的氣息，
她却飄然掉到湖裏去了，
泛起圈圈的漣漪，輕迴蕩漾。

溫柔的月光照到我的枕邊，
我以爲那是愛的光芒，
她却沒留下一絲情意，
躲藏在濃霧裏，悠然落向山的那邊。

一朵紅紅的玫瑰花

R. Burns 著
王靜 譯

呵，我底戀人像一朵紅紅的玫瑰花，

剛在六月天開放；

呵，我底戀人像旋律，

合乎音調，優美地奏彈。

妳像精美的藝術品，我美好的姑娘，

我是深深地墮入了情網；

我將永遠愛妳，親愛的，

直到大海枯乾。

直到大海枯乾，親愛的

直到岩石爲太陽所熔散；

我將永遠愛妳，親愛的，

直到生命的沙土融爛。

再會吧，我唯一的戀人！

且暫相分離片刻！

我會再回來的，親愛的，

雖有萬里之遠的相隔。

·讀書通訊·

讀論語

林尋

……這個假期，我拖着生命的虛空，草草把論語讀了。我生怕，如此其微的事會引起你深深的驚訝。一年前，你還在高中一年級，我也還未踏出中學之門。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想頭，提起孔子，便加以輕蔑，認定是一錢不值的學棍。其實，我們何嘗認識孔子呢？又何嘗去求認識孔子呢？我們有的不過是天真的錯誤吧了。

孔子是兩千多年前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偉大人物。他的學說，一直適應封建統治階層的需要而取得政治上的領導地位，被奉為通天教主，且有「素王」之稱。兩千多年後，新文化運動白熱化時，又有「打倒孔家店」的呼聲，從微茫的天際越傳越響。到底孔子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們的茫然不足怪的。跟着人禮拜，心里不願意；跟着人咒罵，良心上過不去；要真正認識孔子，這又是何其困難的事。——我們實在已瀕於無所措手的地步了。

這次我讀論語，你也許要疑心我泥舊。其實我的意思，不過在通過這部代表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獻，去認識一個歷史人物而已。我決不願替孔子披上什麼漂亮的衣裳，也不會去腰斬孔子的屍骨，使它四肢異處。我卑微的希望，只在卸下緊蔽在孔子身上的爛皮破布和金紙的外衣，還他一個赤裸裸的身軀，了然他原來的面目。

我讀論語，已經無機會替聖人立言，而借以揚聲，也無機會盼望時來運到而中舉升官，假如我能夠站在兩千多年的時間線上的此端，去超越於彼端

的時代和意識，去認識彼端的一個人物，那我便感到莫大的幸福了。……

……我首先碰到孔子的社會身份的問題。

孔子自己會說：「吾少也賤。」（論語子罕篇）史記孔子世家也稱：「孔子貧且賤。」許多人且引孔子是平民教育的創始者而認他是平民階級的學者。其實少年時代的孔子，曾作過乘田，委吏一類卑微的官職，但他的先人却是宋國的貴族。孔子世家稱：「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魯大夫孟釐子臨終告誡兒子說：「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孔子世家）可見他有一個沒落貴族的家世。孔子的父親鄭叔紇（史記作叔梁紇）是魯陬邑大夫。孔子自己會「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孔子世家），五十六歲時，還「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同前）。可見他的家庭和他本人在魯國都會擠身於貴族的行列。顏淵死時，顏路請孔子賣車，給顏淵買椁，但是孔子却說：「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篇）後來，孔子死了，「子路使門人爲臣」（論語子罕篇），當時他已去位，沒有家臣，子路想以門人充當，替他撐撐門面。可見孔子在精神方面已受了貴族深遠的影響。而他少年時，「嘗爲季氏吏，料量車；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孔子世家），可見他明明白白

是封建社會中士階層的人物。

「善爲士者必武」（老子），士在原來是大領主的武士或小領主。到西周春秋之際，大領主的武士開始流離，小領主開始沒落，漸漸的便分化成爲文士，成爲後來的知識份子。孔子本身便是由小領主變而爲文士的。他的先人在宋國貴族內部的鬥爭中被排擠出來，逃到魯國。傳到孔子一代，由於他才學過人，於是成爲士階層的代表人物。……

……士是一批等待出仕的知識份子，可以說，「根本就是些候補官吏」（郭沫若：十批判書）。孔子領導着這樣一批人，整天都惶惶恐恐的等待參政的機會。他口口聲聲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篇）「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同前）這都是非常迫切要求用世的心境的吐露。孔子有一次過衛，衛靈公夫人南子差人告訴他：「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世家）孔子終於去見她。據他自己的申辯，也不過是爲了要「行道」而已。怪不得微生畝要嘲笑他：「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論語憲問篇）

孔子的弟子們雖稱「無類」，但在孔子門下所學的却都一樣，就是學爲仕。整部論語，記載的都是孔子對弟子們關於爲仕的訓誡。其實，孔子的教育方針就在培植士階層的政治人才，替士階層爭取政治上的裨益。孔子的弟子，有許多都有特別的政治才幹。根據他自己的推荐，「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論語公治長篇）；「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宰也」（同前）；「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同前）「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篇）。有一次，季康子問孔子他幾個弟子可從政呢？他如數家珍的就說：「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篇）

孔子在陳蔡時，跟從他的弟子，據論語的記載，計分四組：德行方面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方面有宰我、子貢；政事方面有冉有、季路；文學方面有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當時孔子正奔走天下，等待有識者的任用。跟從他的弟子們被分派為這樣幾組，其情形與今天各國在野政黨之組織影子內閣有些近似。因此，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孔子在當時或有政治集團的組織。這政治集團乃以其弟子們為基幹，他自己任首領。政治集團里除了言語政事組對外策劃政治活動之外，還有德行和文學兩組，以文行忠信作為研究的主要目標，這是和孔子的政治理想完全吻合的。孔子的理想是一種倫理的政治，他每次論「為仁」論「君子」，就是為了配合他的政治理想。孔子認為「為仁」是道德的中心任務，而「君子」則是他理想中的標準人格。因此他在政治集團里組織了德行和文學兩組，希望通過它們來推行和實現他的理想。

孔子的政治集團，由於是士階層份子的組織，受了士的階層性的重大影響，因而進行的是一種學為仕的教育。學為仕就是學為官，不是學為農、工、或商，結果就造成一種輕視勞動的態度。有一次，樊遲向孔子請學稼，請學為圃，就遭來了孔子在背後的「小人哉！樊須也！」的痛罵（論語子路篇）。而荷篠丈人的「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天子？」的非議（論語微子篇）事實上也是一針見血的。……

四

……孔子所屬的既是士階層，因而他的思想乃以士階層的利益為基本出發點。

孔子的時代，中國初期封建制大抵已達到其衰落點，縱橫兩方面的封建都已面臨破產的命運。縱方面的首先表現在封建主們權威的下移，橫方面的則表現在諸侯間的相互侵伐和兼併。周室隨着齊晉的勤王和楚子的問鼎，只日見其卑，列國國主之權固已下移於大夫，同時弑篡之舉却又無時或已，如

魯之三桓專權，齊之陳成子弑簡公，崔子弑莊公，而列國卿大夫，即春秋時期事實上之執政者，竟又見脅於陪臣，見制於家奴（如魯季氏宰公山弗擾之以費畔，晉趙盾子邑宰佛肸之以中牟畔皆是），這就足見其混亂局面之難於收拾。

孔子生逢於如是亂世，一方面不了解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又從其沒落貴族家世的立場出發，嚮往於西周盛世的社會秩序。「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篇）名正分定，貴賤不愆，孔子以為這就是社會安定的根源了，所以他要感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篇）要感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篇）孔子給當時社會的混亂沖昏了頭腦，他希望一個安定的，至少像西周盛世那樣安定的社會到來。

西周盛世，那是一個以封建制度為外表，以宗法制度為中心的社會組織。封建制度的中心，重在君主；宗法制度的中心，重在父權。孔子希望的是一個階級分明，名分不紊的社會，因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篇）的正名定分的具體條目便提出來了。

「君君，臣臣」的提出是為扶持封建制度的繼續存在和發展。當時弑篡和僭越的罪行，層出不窮，直叫孔子氣憤填胸，論語八佾篇有幾段記載，可藉以想見他當時的感情：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

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人們的一舉一動都是僭分越禮的，這對於封建制度的階級劃分起着重有力的破壞作用，孔子因而痛加指責，而且對弟子們展開「禮治主義」的政治教育。他說：「齊之以禮。」（論語爲政篇）「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論語子路篇）「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憲問篇）「禮」是什麼呢？就是一個時代里所以維持社會生活的各種規範。孔子提出的「禮」，所指的是西周封建制度宗法關係的具體條目。廣泛徹底施行「禮治主義」的政治，就可以鞏固階級分明的社會秩序，從而達成統治人民的真正目的，這對於孔子是再清楚不過的。

但是，孔子又深知要維護封建制度，必先要維護組成封建制度中心的宗法制度，「父父，子子」的提出目的在此。孔子的弟子子曾說：「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論語學而篇）必須先能遵從家法，然後才能誠懇懇懇的執守國法，所以孔子又特別注重「孝道」。他對弟子們進行「孝道」教育，是跟進行「禮治主義」教育一樣努力的，在他的爲政方針里，「孝」和「禮」是同樣重要的部分，其被運用都是爲了恢復一個名正分定的社會秩序。

孔子的政治哲學，就是這樣，是和他的人生哲學統一起來的。雖然後者的被迫究到，是由於可憐前者服務的緣故。……

五

……孔子是政治思想家，他的人生哲學是密切地配合了解決政治問題的要求的。

他提出一個關於道德標準的新理論來，認為「仁」是道德的中心原則。「仁」是什麼呢？

仁，親也，從人從二。（說文）

仁，相人偶也。（鄭玄：禮記注）

仁從二從人，即人與人相與也。（阮元：論仁

一句話，「仁」就是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趨向合理化的重要因素，「爲仁」就是造成一種合理的關係的方法。當時的社會是混亂的，其每一成員都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打主意，封建主們爲了統治人民自然絞盡腦汁，而封建主中各級領主之間也是經常存在着非常激烈的矛盾鬥爭。孔子從他認爲合理的社會秩序的要求上出發，提出了「仁」的理論來，希望封建主們格固「仁」的道德原則，人與人之間，發揮出偉大的愛和同情心，而達成一種他認爲合理的關係。

孔子關於「仁」的內容提出了什麼呢？他說：「愛人。」（《論語顏淵篇》）。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篇》）這裏的「仁」，包攝了「親親而仁民」的表現，拓展了推己及人偉大的同情心。又說：「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視聽言動都須守禮，這很清楚的說明「仁」的提出是應了「禮治主義」的政治要求。……

六

……孔子理想中的標準人格，他稱之爲「君子」。這當然是從士階層的立場提出來的。孔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論語顏淵篇》）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治長篇》）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同前》）

「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篇》）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論語顏淵篇》）

「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篇》）

「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論語衛靈公篇》）這些話語雖然都帶有孔子自己的評論，但同時却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立的尖銳和彼此的不了解。

孔子希望各階層的人們各守本分，團結友愛，

同時又代表士階層，理想着一種倫理的政治。因此，提出「君子」的道德標準，作爲心修身的目的。

「君子」在原來，是指周前時代的舊有統治者（癸巳類稿卷三君子解云：「喪服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傳以君子爲貴人之子，言君子，貴人也。……傳以君子爲貴人者，周人語也。」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謂：「君子本義，爲君之子，乃階級社會中貴族一部分之通稱。」）。到孔子手里，才將之轉化爲其理想中標準人格的稱號。這種「人格」，在有豐富學歷的執政者才容易做到。孔子說：「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治長篇》）「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論語微子篇》）「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論語子張篇》）——這些話都是爲統治階層說的。「君子周而不比。」（《論語爲政篇》）「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篇》）「君子喻於義。」（《論語里仁篇》）「君子思不出其位。」（《論語憲問篇》）「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論語衛靈公篇》）——這些話是針對當時封建主們之間紛爭不休的現實。「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篇》）「君子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論語泰伯篇》）「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論語先進篇》）「君子學道則愛人。」（《論語陽貨篇》）「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篇》）——在孔子的意思，「君子」只是道德才學高人一等的統治者吧了。……

七

……孔子是實行的政治家，他針對當時混亂的世局，曾準備了一套自己的理論。但是在那樣動盪的環境中，一般握有實際政權的封建主，大都是「名不正，言不順」的，所謂「禮」，所謂「名分」

，由於實利所在，根本就不知去了哪里？因而孔子「正名定分」、「禮治主義」的主張，除了搖搖欲墜的周天子、喪失政權的列國國主、和尚處在野地位的士以外，根本就很難找到其他的擁護者。他周遊列國十三年，沒有遇到任何「行道」的機會，結果不得不大嘆：「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篇》）因而只好回到魯國去專做著述的工作。

孔子所以在政治事業上失敗，首先是由於他主張復古，要把春秋社會當做西周社會來看待。他生平最尊崇周公，自己以周公的繼承者自命。使用的都是周公過去的老辦法，因此不能找到社會病痛的根源。他是主張量變而質不變的，有一次子張問他：「十世以後的事可知道，他答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公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爲政篇》）他根本不知道春秋社會在根本上不同於西周盛世，而仍然死抱著西周盛世的幾塊爛骨頭大咬大嚼，結果當然要處處碰壁了。

孔子雖然在生前沒有成功，但在死後却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尊奉，這主要因爲他是封建統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和發展者。他所完成的宗法制度思想部分是有助於維護封建的實質的，後來就一直爲統治者們所推重。而他提出的中國封建道德的基本原則，更爲漢代以後的封建社會思想上層建築奠定了基礎。……

八

……孔子是失敗的政治家，但却是成功的教育家，雖然他的「教」的形式，是基於士階層的政治要求才創造出來的，而他的弟子們也根本不以受學爲第一義，却是頻頻往來於各諸侯間爲孔子通聲息的人物。

孔子有自己的一套教育方法，他是諄諄善誘的，待弟子如子女，讀責兼施，如是把整個政治集團搞得一團和氣。他是因材施教的，論語先進篇有一



霖：

就道的那一天，我的心靈上交織着兩種極端矛盾的情感：我的心一方面被寤寐嚮往的南大佔據了；一方面被日夕相處的家人繫縛着。在這兩種均衡的力量的夾攻之下，我感到一陣莫名的苦痛！記得十八日的傍晚，我們互道了一聲「珍重！」小艇就載了我向「新地亞」輪邊去，起伏顛簸，似是負荷不了沈重的離愁！登上了「新地亞」輪，我在甲板上凝立無語。眺望旗山起伏的峯巒和那上面飄蕩的雲朵，我悽然若有所失！晚上輾轉反側，午夜才微微入睡。一覺醒來，只見艙外月光如水，對岸燈火燦若繁星，儼然四顧，一片凝寂。旗山朦朧的輪廓，一髮橫空，還鑲着螢燈點點，原來尚未啓碇。五時船啓碇了，機聲軋軋，劃破了夜的靜寂。我站在窗口，默數着「關仔角」那一排冷清的銀燈，一盞盞消逝在滄溟中了，我也一步步離家遠了！悵然回床，終不寐至天明！

來到南大，一切都很有生趣，因此，除了給家裏寫一封報導平安的信外，朋友之間都不會動筆。現在已經上課幾個月了，我應該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給你作一個報告。

霖：記得創辦南大的第一個吼聲闖進我的耳朵的時候，我就在腦海中用最絢爛的顏色，溶進我晶瑩的淚水，以最挺勁，最生動的筆觸描繪着他的雄姿，更把自己在冥想中投入他那溫馨的懷抱裏。如今一切的幻想都成事實了！在「迎新晚會」中，新舊師生濟濟一堂，歡樂的浪潮決裂了禮堂的牆垛，淹沒了整個裕廊山！在輝煌校舍的覆底下，在師友摯情的愛護下，我的心靈緊抱着光寵與驕榮！我深深地感到，中華文化的璀璨的靈光，在每一個同學的眼睛裏鮮明的展現；中華文化的壯闊瀾瀾，激起了每一個同學熱血的奔騰！這一夜，不知被什麼不眠的精髓佔有了，我始終不曾入睡。

熱烘烘的迎新大會，燃點了學習的火燄。在課室裏，在圖書館裏，在宿舍裏……一個個同學如饑似渴地，向學海探索其淵源！相形見拙，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淺薄。在一次的國文課上，潘教授說：現代的青年什麼都講科學，只是做學問不講科學，不求甚解。他勉勵同學說：進大學是做學問的開始，大家應該抱着嚴肅的態度，精確地去探討。接着他就講書。這一節講的是「世說新語」裏的「新亭對泣」這一段。裏面有「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的兩句話。記得在中學時，我也會經長吁短嘆地吟哦過，至今我才知道，對「風景」二字還沒有真正的了解。原來「景」字在古時是當作「日」解，風景是指風和日，後來演變成自然景物的總稱。這裏若把風景當作景物解釋那就自相矛盾了，因為上面說風景（景物）不殊，下面卻說山河（景物）有異。「新亭對泣」是寫東晉偏安，朝臣南遷時那種去國懷鄉的情懷。風和日南北都一樣，山河却南北不同，因此周侯在風和日麗的時候，緬懷故國山河，很自然地要嘆道：「風和日沒有不同，只是所看到的山河却異樣了！」風景二字過去我當然是作景物解釋，但是為什麼不會發覺有這樣的矛盾呢？這是不求甚解的緣故。這一節課給我一個最寶貴的教訓。過去，談起中華文化的磅礴鬱積，祖先們智慧的光芒，見思賢齊，我想進而研求；但是顧盼中華文化的浩渺汪洋，我又敬而退之。就在這矛盾的矛盾下，進進退退，我打了幾年「拉鋸戰」。如今，我踏進了中文系的門檻。我覺得我的肩膀上在冥冥中有一股無比的力量緊緊地壓着。我要掙扎，呼喊，逃脫；然而，我毫無力量。中華文化在苦難重重的

段記載，是最好的說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退縮不前的，怕他患推諉的毛病，所以引他上進；勇力兼人的，怕他患躁急的毛病，所以使他後退；就是這樣，孔子每一次的施教都必然經過一番認識對象的功夫，決不敷衍了事。他怎麼可以敷衍了事呢？整個士階層的利益正等待他領導爭取，他是比誰都清楚的。

他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論語述而篇》）「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乎。」（《同前》）「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篇》）——也許他的天才就在「教」上面吧。……

九

……孔子是好學的，他自己也以此自負：「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論語公冶長篇》）史記記載他：「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世家》）可見他的好學習慣是從小就養成的。

他最恨那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徒，他說：「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陽貨篇》）他有一番勸人為學的話：「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篇》）「民斯為下矣」，說得多麼沈痛，多麼感人！

他承認「上知與下愚」的「不移」（《論語陽貨篇》），造成了他教育思想的重大局限性。但他親身的經驗畢竟是最好的導師，他「十有五而志於學」（《論語為政篇》），以後又下過「發憤忘食」的苦功

疾風中的呼喚，鎖住了我這一顆疏懶的心！我應該鞭策自己，將心腹中似通非通的東西清除，直到真空為止，好讓學問的泉流通行無礙，然後重新吸收。

罷，記得我告訴你決定進中文系的時候，你曾經投給我以驚異的眼光，你說在馬來亞研究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是沒有出息的。是的，我也知道文學這一條道路是最崎嶇，最遙遠而物質報酬最少的道路。然而，我不趨易避難，昧心取巧。我毅然地選擇了。是什麼力量鼓動了我這股熱忱？是五十年來青春長在的中華文化的靈光！我認為在此時此地決心讀中文系的同學，應該將自己訓練成一個斷念屏慾的清教徒，在人生的匆忙與喧嚷之中，暫求物慾的超脫。他所求的不是畢業後的榮華，而是中華文化的靈光給自己的護持；在心靈枯寂的時候，有一滴滋潤的慰藉；在生命失去恩寵的時候，有一曲慰藉的清歌；在腦際煩喧的時候，得一刻的和平與安息。在中華文化的靈光的指引下，從慾念的迷霧中引渡到靈界的瑩徹，採掘如瓊玉般的智慧的花朵。從這裏面所得到的，將是世人間的無價之寶！來南大後，我不敢說用功，但的確是靜志凝神，規規矩矩的在讀書，這一點是可以告慰你的。

南大的同學是熱情的，因此生活在南大，會令人感到有一種雍融和洽的氣氛；不過，無可否認的，彼此間心靈的結合，還是疎而不密。這因為大家還只是通過熱情的裝扮來認識，因此彼此間的了解畢竟是模糊的。今天，南大的同學都是生命的焦點，正午的太陽。是力，是熱，是鋒稜，是奪目的光芒。有同樣的奔放的熱情，同樣的崇高的理想，同樣的偉大的懷抱，同樣的純潔的靈魂。然而怎樣使大家的光，熱和力合而為一，使裕廊的原野上萬花競放，生氣蓬勃，這要靠彼此間以理智的熱力來冶溶，加上教授們智慧的指引和鞭策！

在南大，學習的情緒是相當緊張的，不過也有悠閒的一面。南大在詩情畫意的裕廊山上，只要懂得欣賞自然，生活就是一首詩了。縱不是一首壯麗的山水素描，也是一首恬淡的田園風光。無論是悠悠白雲，幻麗朝霞，或青山薄暮，或綠野新晴……都有一種素靜雅淡而又幽邃深遠的山居風味，調劑了緊張的學習情緒。

一天裏我最歡喜清晨和黃昏。早上，朝日未出的時候，清脆的鳥語，斷續的蟲聲傳遍了山崗。翻一個身，揉揉惺忪的睡眼，在輕柔的曉風中，欹枕傾聽，一片靜寂！多少個黎明，我邁步在山坡上，欣賞美麗的晨景。山下茅舍稀疏，煙樹婆娑，令人悠然意遠！那一個個小山丘浸浴在晨霧中，參差錯落。那白茫茫的濃霧像一片雲海，那散落的山丘像無數綠洲，站在裕廊的最高峯，遙然四顧，像安琪兒，我準備展翅沖天。乘着靈風，踏着彩雲，往濛濛的長空飛去！太陽出來了，威後掃蕩着霧野，天錦交織着彩霞，這種幻境，任憑生花妙筆，也描繪不出。

晚餐過後，落照西懸。同學們踏着暮靄，三三兩兩，如優遊的浮雲，飄過了一個山坡又一個山坡。何等悠閒，何等舒暢！一陣陣的笑語和清風，拂過一個山崗又一個山崗。何等輕鬆，何等活潑！青春的洪流灌注了裕廊山，整個山區在躍動！有時你向西一望，在夕陽張着的那張血紅的天幔上，襯托出黑黝黝的南大的最高峯。偶而，一對倩影出現了。一枝電燈柱把他們隔開。微風過後，這邊的衣襟飄忽，髮絲翻翻。那邊的一手撐腰，沈着挺立。有時，更多的影子出現了：有的躊躇逡巡，有的珊珊嫋娜。離地較遠的天幔上，夕陽的餘暉還打着絢爛變幻的燈光。靜穆的自然和充滿青春活力的人，組織成一幅絕妙的，活動的剪影！要是你佇立在那裏，目不轉睛地凝視，天黑了，一切看不到了；然而，在你的眼睛裏還保留着黑色的天幔，白色的山峯和倩影，遺憾的是我不是一個詩人，不能在那稍縱即逝的刹那，拈韻寫成詩篇；或是手裏握着一管生花妙筆，給那美麗的形象以永久常新的不朽。

呀！霖，我熱愛生活，尤其是生活在南大的懷抱裏！時間不早，就此擱筆。

宇 九月廿日 南大

（論語述而篇）到老了還抱「加我數年，卒以學易」（同前）的希望，他淵博的學問根本不是輕易得到的，因此他才曾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知者也。」（同前）他這句話說得最為可喜，因為它告訴了我們孔子並非什麼聖人，只不過像歷史上所有的偉人一樣，只是苦學的凡人吧了。

孔子為學有他的一套方法。有一次，他問子貢：「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答是，他却說：「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篇）「一以貫之」就是用一个中心原則把全部知識貫串起來，然後才能成為一個體系，孔子是注重體系的。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篇）學的重要意義是就理論方面來說，習的重要意義是就行動方面來說。在孔子的意思，掌握理論是為正確的行動，而通過行動，理論水平也就一天一天得以提高。因此，學和習是必須統一起來。

在認識論方面，孔子也有他的成就。他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篇），學和思必須相互聯繫起來，孔子是深體的體會到了。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篇）這是很誠摯的表白。

十

……草草把論語讀了，同時腦海中就激盪着這樣一番話：

「祖宗們的文化遺產，領域廣闊如海洋。海洋還有涯岸，祖宗們的文化遺產——望，望不盡；摸，摸不完。要學會黃海的本領，把海洋變做蜜廠。要學好游泳的技術，去參加海洋上的長途競賽。不要眼巴巴，讓怒濤捲去，溺死。」

這番話從繩橋變做密網，牢牢地把我腦子網住的！這是讀了論語以後的事，是應該讓你知道的！……

（九月廿日）



小市民的悲喜劇

蕭然

從聯邦到星洲來唸書的人，似乎都有一種共同的煩惱，那就是房子與吃飯的問題。

這就是說，當你提着笨重的行李，越過星洲長堤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個安身之所，可是在一個面積狹小而人口擁擠的都市，找房子是一件談何容易的事，加上人地生疏，往往要搞個焦頭爛額的。房子的條件自然不必過於理想，但地點必須適中，不能與學校距離太遠，租金不能太貴，太貴就吃不消，而且房間的空氣，光線也不應過於惡劣，這樣一來，便造成許多二房東認為「奇貨可居」的現象。今天搬進幾個學生，住不到兩個月，便假借種種理由，甚麼水電用得太多啦，每天出出進進，叫人好不厭煩啦，藉此提出加租的要求；學生們一向是「抗議」慣了的，對這種「小布爾喬亞」的「剝削政策」當然萬分不滿，於是一言不合，反唇相譏，幾天以後，房東太太便一紙公文，請你「驚遷喬木」了。即使房子問題很幸運地得到解決，接踵而來的就是吃飯的煩惱，許多房東太太都是包住不包食的，年青的三房客只好向外發展，在街頭，在巷尾，在飯攤，在咖啡館裏，你到處可以發現他們的生活，開始的時候，也有人認為這是頗有意思的生活，吉卜賽人一般的遊蕩，但時間一久，非但不能熟而生巧，反而生膩了，原因是經濟條件的限制，茶色是必須求其廉價的，而街頭巷尾及咖啡館裏的所謂「經濟飯菜」，來來去去都是那麼幾套，甚麼咖哩牛肉啦，白菜湯啦，吃得久了，簡直是食而不知其味！於是一提到吃飯，總是你皺眉，我蹙額，彷彿不勝其為難似的。在這裏，生活給人們一個啓示，給人們一個有趣的諷刺；在家的時候，誰不是每

餐都要皺眉毛，埋怨菜色的不好，營養的不良，待至「作客他鄉」，無限惆悵，才知道媽媽姐姐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烹飪能手呢！

我應該如何慶幸自己的命運，當我一抵達星洲，我竟然逃避了這兩重煩惱。

一九五五年的六月，我懷着神經衰弱者的思鄉情緒，來到這東方的直布羅陀。那時候，我考進了第一期的南大先修班，誰也不會想到，我竟然有一天能夠離開那座山城，那座生我、育我的山城。死水般的生活，單調的建築，茂密的膠林，我終於有機會向他們告別了，我伸出我的手，握着一些溫暖的手，我從車窗裏探出頭，默默地祝福自己，祝福那些愛我也被我愛的人。這樣的，我提着笨重的行李，越過星洲長堤，我看見海，看見工廠的煙囪盡感蔚藍的天，我看見人在奔走，車在競跑，所有山城裏低沉樸素的畫面，在我的眼前換了色彩，我第一次嘗到新的生活，那樣甜的，苦的，酸的，辣的，生活。再沒有人分擔我的歡樂與痛苦了，我獨自地，默默地承受着它。

到星洲的第一夜，我寄居在一個親戚的家裏，那是一個挺着肚子的暴發戶，他以最冷淡的表情歡迎我，當我說出自己的名字與身份的時候，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冷颼颼的眼光射在我的身上，冷進我的心裏，我覺得自己第一次被勢利眼看上了。第二天，我按着地址拜訪幾位舊同學，多年不見，他們都變成「地頭蛇」了，憑他們的奔波與經驗，我終於找到了一間房子。

那是一座靜靜地在加東海濱的小洋房，面積不大，但位置很理想，對面是嘉賓大酒店，左右都是歐式的建築，走下不遠便是中正中學了。我可以看見熱情浪漫的海，含羞答答的湖，椰樹扭着婀娜的腰肢，老是喜歡跳那熱帶的風情舞，一切都是安謐中帶着嫵媚，連風的歌唱，蟲的啜泣，也宛如處女

之溫柔。我的房子面對着一幢綠色的建築，推開窗，我常常可以看見一個混種少女，在她清灑的面上，我會發現現稀奇的純潔的光彩，她的眼睛不夠有神，但是很大，圍着長長的睫毛，像受驚的貓的表情的樣子，顫抖着令人同情，尖下駭配着一張薄唇的小嘴，讓一個挺直的鼻子，看過去，清秀得像一朵浴過朝露的小花。

我在房間的角落置了一個書架，擺上我最喜愛的書，包括線裝的與洋裝的，我又在寫字檯上插了一瓶白色的花，我熱愛花的純潔，熱愛這周遭寧謐的氣氛。於是我自足的住下來，我很滿意於這樣的小世界，這世界是屬於我的，沒有人可以進來打攪我，我可以整個下午睡覺，整個晚上讀書，在這段期間，我勤懇的讀完了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在生活裏，我享受自由；在自由裏，我讀美生活。兩三個星期便如溜冰似的溜過去了，我終於漸漸地發現到白玉上的瑕疵，寧謐中的缺陷，我開始感到房東太太已經些少的破壞了我湖水似的生活了。當我讀書的時候，我總聽見她在唱歌，老是唱那麼一首，「把我寂寞的心獻給你」，一次又一次的輪迴的唱着，用那女性特有的低沉的音調，騷擾世界的寧靜，我不得不放下書本，找些別的事做，或許抄點筆記，或許看看報紙，然而在這個時候，她常常不需要通過敲門便走進我的房子，向我拋一朵輕盈的微笑。

「蕭先生，你需要一點開水麼？」

「哦，不，謝謝你！」

「這麼好的天氣，你也不到外邊走走？」

「沒甚麼地方好去，倒不如在家裏。」

然而她走近我的身邊，不得到我的允許還自在桌上東翻西找的，有時候，她拿起一本英文書，高聲唸上兩行，再翻開我的課本，看不到幾個字，又去翻動我那疊稿紙了，她偶然在稿紙上發現我寫的幾首歪詩，彷彿產生莫大的興趣，她吃吃的笑，像一般妖冶的中年婦女，那樣裝作的吃吃的笑。「啊！想不到你還是一個詩人呢！」她把眼睛

瞞着我，彷彿射穿我心靈的秘密：「還是一首情詩呢！年青人總喜歡寫這類的詩！」

於是她又用那裝作的低沉的音調朗誦我的詩歌了，一邊唸一邊吃吃的笑，一邊又用那俏皮的眼睛瞞向我燒紅的臉孔。

「昨夜我在你的窗口容與，
晚風告我夜色的悽悽」

我知道星已散了，月也曛了
祇剩夜蟲還在草叢裏嘆息

唉！我不是那浪吟湖畔的詩人哪
雖有海樣的情感

如何找出美麗的辭句來斟酌？

我不是那薄命的波蘭音樂家

雖然徘徊在你的窗口

晚風只告我夜景的蕭索。

我沒有勇氣彈着吉打

向你漫訴我低涼的心意

我只容與在你的窗口

晚風告我夜色的悽悽

……

房東太太是一個肌膚如脂的女人，身材稍嫌矮胖，鼻子有些扁，笑的時候，眼睛與眉毛幾乎擠成一條直線。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還喜歡塗脂抹粉，穿得大紅大綠的。在家的時候，她常是「娘惹」的裝束，上衣薄得如一層輕紗，透出藕般白嫩的臂膀，下身就圍一條淡顏色的紗籠。薄施脂粉，顯出一種中年婦女所特有的醉人的風韻。一臨到出門的時候，那就糟了，薄施脂粉的娘惹立刻搖身一變而為濃裝艷抹的摩登太太，穿着最緊身的旗袍，噴着迷人的香水，婀娜婀娜地扭出去；而且出門就是一整天，傍晚時分才回來，一進屋子就倒在沙發上，半眯着眼睛，這時候，她的興趣來了，她需要找一個談天的對手，倒幕的我便成為唯一的對象，她可以滔滔不絕的談上兩個小時，她可以一口氣背出五

十個好萊塢影星的名字，然後，她伸一個懶腰，有氣沒力地說一聲「累死我了」，便又扭着身子向廚房走去。

廚房裏傳出來妖冶的歌聲「把我寂寞的心獻給你」，我知道她在洗澡了，她的生活課程裏面，洗澡與唱歌是屬於同一單位，而她洗澡的時間又特別長久，往往要一個鐘頭；在這段期間內，我不輕易走進廚房，原因是她從來不把浴室的門門上，只是半掩着就算事。

房東太太是蘇州人，說一口嗲聲嗲氣的國語。據她自己說，她的祖父是前清秀才，父親是老牌美國留學生，她自己也曾受過高等教育，因此也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我的房東太太，她一向堅信說話是一種藝術，而且以為那些少說話的人，如果不是生活過於單調，就是性格非常呆板；她相信自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女子，她覺得自己永遠年青，因此在談話的時候，她總喜歡模仿女學生嗲嗲的表情。但她最大的特徵，還是喜歡在講國語的時候，多少滲進兩句英語，講英語的時候，偏又混入兩句馬來話，彷彿不這樣做，就不能顯示自己是一個學貫中西，滙通歐亞文化於一身的特出的女性。

我的房東太太也常常感到寂寞，她本來可以邀幾個朋友到家裏聊天，搓搓麻將，但據說怕打攪了我，因此她整天的時間，幾乎大半輪在床上，翻翻電影雜誌，或是向女傭瞪眼睛，她從來不讀書，不看報，在家裏唯一的消遣就是抽香烟，開無線電，哼幾聲曲子，最無聊的時候，她也祇是這樣輕微的嘆息：「唉，家裏沒個男人！」

她的男人呢？據她自己說：「那個死鬼，白天死在O.S.S.裏，晚上回來就死在床上，我嫁了一個活死人呢！」

我開始對我的房東注意還是在我搬進來兩個星期以後，那是一個下雨的早晨，我被他的叫聲吵醒，他正爲了兩枚雞蛋的不熟而向女傭咆哮，聲音震動全間屋子，約摸過了十分鐘，忽然靜下來了，只聽見皮鞋擦着地板，似乎是在兜圈子，接着我又隱

約地聽見他用英語罵了一句非常難聽的話。

房東是一個非常碩壯的男子，一個洋行的高級書記。他的臉上長滿乞（上）答（上），大眼睛，濃黑的眉毛，經常罩上一面殺氣，他喜歡穿一條白色的短褲，配上白色的長襪，威嚴得像一個高級工程師。早上七點鐘他就出門，晚上九點才回到家裏，沒有人知道他在外邊幹些甚麼，房東太太是又怕他又恨他的，而他對自己的妻子也似乎不感興趣，三言兩語，話不投機，就會從椅上跳起來，作狂獸之吼，捧茶杯，拍桌子，甚至於揮拳擲臂，彷彿恨不得一拳就把對方鼻子打扁似的。這樣的烈火般的性格，很自然地便給妻子背地裏叫他「水牛」了。然而，水牛也有寧靜的時候，有時候他出奇的沉默，沉思得如一個哲學家，我會看見他獨自坐在小廳子裏，從夜九點鐘到深夜一時，他默默的抽烟，大眼睛如深邃的海，在這種時刻，你即使在他旁邊摔碎一隻杯子，他也不會置若罔聞的。

有人告訴我：受西洋教育的中國夫婦，總喜歡從銀幕上，雜誌裏，去模仿歐美夫婦的生活方式，但由於他們太淺薄了，太疏忽了，結果所模仿到的只是別人的一點皮毛，甚至連皮毛都談不上，於是夫婦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鴻溝越來越深，而至於釀成許多悲劇；這些悲劇在東方人的眼光看來，是可憐的，在西方人看來，却何等可笑。我的房東太太跟她的男人，也許有資格被列入這類型的夫婦，他們據說是因一個舞會而認識，由戀愛而結婚的，婚後的生活自然也能織成一段甜蜜的回憶，但這回憶是如何的短暫，如何的虛渺，幾個月過去了，大家都在找尋彼此的缺點，而大家所看見的也祇是對方的缺點，情感的冷淡在他們之間築起了圍牆。

天陰了，海與天的交接處塗上一片黯然的灰雲，海在嘆息，風在嗚咽，空氣是沉悶的，天邊劃起一道金黃的閃電，隆隆的雷聲接踵而來，灰色的雲在堆積着，在不斷地加深自己的顏色。好一個憂鬱的天，微微睜開緊閉的雙眼，流出了壓制多時的眼淚，一顆，兩顆，無數顆，於是海仰起頭，以一種

沙啞的聲音呼嘯：啊，雨就要來，暴雨就要來了！是的，暴風雨就要到來，茅簷飛機場的紅色交通燈在眨鬼眼，一切是靜寂的；半夜三更。我突然聽見水牛在外邊暴躁的打門。

女傭去開門，砰的一聲，我知道水牛衝進屋裏來了，皮鞋擦着地板的聲音，沒有節奏，沒有音律，急促的穿過廳子，又是碰的一聲，我知道他已經衝進自己的房子了。

空氣是死般的沉靜，我驚奇這刹那的緊張。大約兩分鐘，從他的房子裏傳出來粗暴的呼喝。

「起來！」

房東太太發出一種惶悚的疲倦的聲音：「幹什麼？人家要睡覺。」

「睡覺！睡覺！你在旅館裏還睡不夠？」

「放屁！你瘋了！」

嘩啦一聲，從房裏傳出來，我猜到準又是水牛在摔杯子。

「臭婊！你前天晚上那裏去？」水牛的聲音震動全間屋子，空氣忽然膨脹起來，停一停，我聽見他沙啞的呼叫：「甫基媽！你不說，老子揍你！」

這回，房東太太的聲音軟下來了：「黛絲邀我陪她到 Cathay 看電影，你不信，你問她好了！」

「What？」水牛發瘋的帶着怒聲說：「黛絲上個星期就到板城去了，你搞甚麼花樣？老實說，你前天跟他上那兒去？」

「誰？」

「你跟查理！」

「查理？查理關我屁事？」女的忽然歇斯德里的地嚷起來：「你在外頭跳舞，玩女人，沒人管你，回來還要找我出氣！你這樣野蠻，你簡直是隻 But falò！」

「不要臉！老子給錢你偷男人！老子的臉都被你丟光了！」

「我偷男人？你有甚麼證據？你有甚麼證據？」

「別以為我不懂，有人親眼看見你跟查理進 Hotel——」

陰恨，羞恥，憤怒，畏懼的發洩，女的忽然從床上跳起來，她神經質的嚷着，發出極響的聲音：「你侮辱我！你們全都侮辱我！我跟查理進 Hotel，誰看見？誰造我的謠，我就跟誰拼了！」

「你瘋了！」

「我沒有瘋，你自己才瘋了！」

水牛如獅子般地狂吼起來，嘩啦一聲，又是一隻茶杯成為犧牲品！「真不要臉，做了壞事還想撒賴，你以為老子不敢打你？」

「你打，你打，你打死我好了！你可以去娶那個不要臉的騷貨！」

拍的一聲，一個清晰的，響亮的耳光在空間劃下一條驚嘆號！

女的似乎沒想到水牛真會動手打她，在這裏，女人是弱者的支票居然兌現，她開始哭了，隔着重板壁，隔着一個被騷擾的靜夜，我聽見她嚶嚶的哭聲，那樣淒涼的，斷續的，蜿蜒地穿過房子的每個角落，穿進我的心房。

從窗外忽然飄進幾片樹葉，埋葬了案上那本海敏威的「沒有女人的男人」；沒有女人的男人，真會感到寂寞嗎？在這樣沉靜的夜裏，我祇感到男人跟女人是一樣的寂寞。

大衛·勞倫斯是怎樣嘆息一對夫婦的矛盾呵！然而她不是查泰萊夫人，她的丈夫也不是那無能的男爵，她為甚麼要摘掉伊甸園僅存的禁果？

查理，查理，誰是查理？

漸漸的，我又感到眼皮的沉重，我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存在，也沒有意識到世界的存在，聲音與顏色混在一起，過去與未來混在一起，時間與空間湊在一起，整個世界是一個古怪的空漠！我告訴自己：睡吧！睡吧！只有夫婦吵嘴，那有和尚解圍，你也想捲進這茶杯裏的漩渦麼？

第二天，我醒來，已是日上三竿的時候。

水牛獨自坐在客廳的沙發上，他面前的碟子積滿烟灰，大的眼睛佈滿血絲，濃黑的眉毛斂下來，他是那樣疲倦，沉默，沒有人敢靠近他。整個上午

，我只見他那樣默默地坐着，像一尊威嚴的塑像；整個上午，我始終沒看見房東太太的影子。

她上那兒去了？

我不知道，女傭也不知道，大概連水牛也不會知道的。

我忽然想起她也許又出去找查理了。查理，這樣一個謎似的人物，他從來不會來過，從來沒有一個陌生的男人到這屋裏來；然而房東太太是經常出去的，而且出去就是一整天，看電影麼？沒有那麼長的電影；買東西麼？我從來沒聽她說買過甚麼東西。

那麼，她一定是去找查理的！

管他！我心裏想：別人的事，為甚麼要你來煩惱？

我不自覺的把視線移向水牛，我忽然發現這隻粗暴的動物，竟然顯得像一頭待宰的羔羊，可憐的丈夫呵！他已發現到生活的空虛了麼？好奇心驅使我，我鼓起勇氣跟他攀談，是的，我沒想到他竟會用一種從來沒有的溫柔的口吻跟我談話。他嘆息，他敲自己的頭，他用力絞扭着零亂的頭髮，一夜的失眠帶來兩眼憔悴的神色，我忽然從心裏油然而產生一種莫名的憐憫。

「她會回來的。」我找不到別的安慰的話。

「她不會回來！」水牛的眼睛閃着罕有的光：「她一定不會回來！她早就希望離開我的！你不知道，她跟查理，親密得簡直是對夫婦！……」

「誰是查理？」

「一個在羅敏申律當財庫的混蛋！」水牛憤懣的說：「他整天賭馬，找女人，我老婆喜歡他，就因為看上他那副瀟灑氣！」

「莫泊桑的項鍊……」我唏噓着說：「女人總是愛好虛榮的，可是她們結果會吃虧，結果她還是會回來的！」

他跳起來，狠力的扔下手中的煙蒂：「我不要她回來！我但願她永遠不要回來！」他開始恢復暴躁的脾氣，重新燃起一根煙，用力吸着，在廳子內

旋轉，他望着壁上那張妻子的照片，一種奇怪的表情在他面上出現了，一陣癡癡的笑傳到我耳邊：「我請你喝酒去！走！」

在酒吧裏，我看他瘋狂的舞動酒杯，酒的泡沫在他唇上顫動。他笑了，他那佈滿血絲的眼睛閃動吃人的慾望，彷彿要發洩心中無限的鬱恨，他把眼睛橫掃整座酒吧，像一隻貪婪的狼，他的視線停留在那個有着珍羅素山峯的女招待身上，於是，那個富有經驗的女人很快地感到對方的需要，她過來了，帶來一股廉價的香粉氣息；一陣輕佻的調笑，粗大的手指便在那張粉面上捏了一把，女的只管格格地笑着，那隻手便由她的面部往下移，停留在她突起的胸部，於是又一陣格格的笑聲……世界變了！笑聲，燈光，杯影，時而模糊，時而清楚的在我周圍跳躍。

深夜十二時，我陪伴爛醉的水牛回家。

一回來，他就倒在床上。我回到廳子裏，靜靜的坐下來，我開始學習抽烟了，從嫵媚的煙圈裏，我分析整個事情的出現，發展，我終於發現到這祇是一場平凡不過的悲劇。我寂寞的扔下燒餘的烟蒂，但在煙碟下面，我看見壓着一張紙條，上面筆跡猶新，透過黯然的燈光，那草率的文字模糊得像電影裏的幻燈說明。

「喬治：」

女人不是男人的奴隸，你知道，丈夫不能用暴力虐待妻子，我不喜歡你，我發現我們過去的感情都是製造的！你有許多相好的女朋友，不是嗎？正如我有查理，他是多麼知道女人的心呵！

我已經離開你了，我相信你也很樂意離開我，讓我們做朋友吧！查理很歡迎你成為我們的朋友：P.S.S. 籠子裏的鳥飛出去以後，她是永遠不願飛回來的！」

兩個星期過後，我在首都戲院門口遇見一個女人。

她完全變了，頭髮是新燙過的，週身有很濃的香水氣息，緊身的旗袍裹着稍嫌矮胖的身體，右手中指上戴一顆很大的鑽戒，中指與食指間夾一根香煙，雍容華貴得像小說裏的情婦。

「哈囉！蕭先生，」她說：「你一個人來麼？」我點頭，把眼睛向她周遭掃射一下，她似乎覺察到我的意思，忽然帶着幾分害羞的表情說：「查理也來呢！他在那邊買票，你不想見見他？」

「假如我有這份光榮。」我裝得非常謙虛。於是我找機會跟她翻舊賬，我告訴她自從她出走後，水牛就不會過一天好日子，我帶着低沉的聲音對她說：「一個粗暴的丈夫總有溫柔的時候，我希望你能回去見見他，那怕是五分鐘，也可證明你是無意跟他分裂的。」

「笑話！」她說：「要一個被驅逐的女人，再回到她丈夫的懷抱？你不知道他多野蠻，他根本是一頭水牛，他罵我，他打我，他掌摑我，Should I shanks Spank their Wives……」她扔下那根香煙，凝視我的面孔：「你太年青，不懂事！你不知道如果夫婦間互相不滿，他們是不可能繼續共同生活下去的！無論如何，我已經通知律師了，我要跟他Divorce，你懂不懂？Divorce就是離婚——」

沒有等她說完，一個男人走近她的身邊，親昵的按她的肩膀，她轉過身去，那樣親熱的跟對方說幾句話，然後帶着幾分得意的神情說：

「我給你介紹，這是查理！」

「查理！」我喃喃的說。

查理是一個矮小的男人，但梳着很高的頭髮，穿一件花格子的夏威夷襯衫，在他沾沾自喜的面上，浮現了低賤而厭惡的表情。他的嘴唇不斷在動，我發現他是在咀嚼香口膠，一種本能的厭惡的心理油然而起，我想我從來沒有接近過這樣的男人，他像一隻蠕動的毛蟲那樣可憐復可笑……

我走了，我彷彿聽見查理在我後面低低的說些甚麼。

這年的十二月，我結束六個月的先修班生活，回到那座古老的山城，在家裏歇了好久，第二年我又懷着沉重的心重回星島。生活改變了，每天在講堂，宿舍，圖書館裏生活，功課對於我永遠是沉重的負擔，我唯一比以前感到輕鬆的，只是我再也沒有房東太太的騷擾。

這樣又過了一年。

有一天，我忽然在圖書館裏看見一個肥胖的女人向我打招呼，我走過去，花了一分鐘的時間，才認出就是我那位房東太太，她更胖了，胖得像一隻汽油桶，在她旁邊站着一個不見得比她瘦多少的女人，兩個女人站在一塊，我只有讚嘆造物者的鬼斧神工。

「你好麼？」她先開口。

「我很好！」我含笑說：「妳胖了，生活一定是很舒適。」

於是她告訴我，她在一年前已嫁了人，丈夫是經營出入口商的，經濟條件很不錯；她嫁過去以後的生活，就是整天打牌，看電影，買東西，有時也覺得很悶，那是因為沒有孩子的緣故。

「那麼，查理呢？」我故意問她。

「誰知道？查理也不是個好人！」

「爲甚麼？」

「女人總是上男人的當！」

我笑笑，我領她們到膳廳，她竟然一口氣喝下兩瓶冰凍牛奶，談不上半小時，她就說她太累，要回去休息了。我送她們到汽車旁時候，她忽然轉過頭來，帶着一種挑皮的口吻說：

「有空常來坐嘛！怎麼還跟以前一樣老實啊！」

我微笑點頭，兩隻汽油桶便先後鑽進車裏去了，從車窗裏伸出一隻肥胖的手，我聽見她在說：「希望能在下個週末見到你，Bye-bye——」

汽車如風也似的馳過去，一陣塵土在我眼前捲起來，黃色的乾燥的塵土，喚醒我的記憶，呈現在腦海裏的，又是那一幕可憐復可笑的，小市民的悲喜劇……

九月廿八日深夜

追記兩個晚會

瓦特古斯

中國文學研究會是一羣攻讀文學的南大同學組織的小團體，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在正規的功課之外，添加一些比較生動新穎的方式來增進我們的求知慾，擴大我們的視野，使我們能够深入地瞭解人生的各個社會面，正如我們每日享用了規定的三餐——牛油、麵包、魚、肉和白米飯之外，有時添些時鮮佳果，或者到山邊海涯去野餐，甚或嘗嘗罕有的菜色，庶幾可以增加食慾，同時也可以避免刻板和平調的生活，這就是中研會擔任的角色。

回憶去年中研會成立不久便匆匆的趕出第一爐的點心——屈原特輯。由於火候不夠，似乎不大可口。接着是凌叔華教授親自烹調的歐亞大菜——主講「中西文化的比較」，才惹起了我們的食慾。胃口一開，不免時常感到飢腸轆轆。於是我們又分頭請來了兩位大廚師。一個是新進作家漢素音醫生，另一位是紅學慧星潘重規教授。一個暢談烹飪術——文藝寫作；一位大論寶壘吃印泥——民族血淚鑄成的紅樓夢。雖然不敢說可以比美滿漢大席，至少大家都大快「朵頤」，心滿意足。

到了本學年，開首大家沈默了一陣，兩個月以後才得到連士升先生前來介紹一味特別的時菜——傳記文學，並且鼓勵我們不妨就以南洋著名的華人如辜鴻銘，林文慶等先賢為材料，自己動手調製。語云：「自古成功在嘗試」，我想在連先生誘導之下，遲早總會有同學向這一方面試探的。這一學期，會中的負責同學決定了兩項工作：（一）是繼續設法享受名廚師的大菜；（二）是親自到廚房去，大家顯顯身手。前者就是我在這裏要記述的文藝晚會與朗誦清唱晚會；後者主要的是呈現在讀者眼前的「藝文」，個中滋味如何，還得請各位「欣賞、欣賞」。

兩個晚會，一前一後，恰好相隔一個月舉行。十月六日的文藝晚會訂上白君在南洋商報副刊商餘版上已有詳細的報導，同時八日的商報與星洲日報的記者也發出消息。因此經過情形我不打算再重述一遍，只想談一點個人的感想而已。（一）這次的節目除了三個專題演講，還有歌詠與詩歌朗誦。時間是那麽冗長——從下午七時至十一時，竟能自始至終聚精會神聽眾的心弦，使他們安於忍耐那堅實與冰冷的暖板，這點雖然不敢說是節目的多采多姿，但至少做到了緊湊的地步，那是不會預想到的。（二）廖頌揚先生講「文章的欣賞與寫作」時的瀟灑風度；任泰教授談「長生

殿作者洪昇」時的嚴肅氣氛，潘重規教授「報告漢學家會議經過」時許多囁嚅，的確予人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同學方面居然把練習不過三兩回的新詩朗誦搬上舞台，增加熱鬧，雖然談不上成功，却是難能可貴的，因為這就是一個嘗試，正如平靜的池水中投下了一塊石子。中國自古以來，詩歌與音樂都結了不解之緣，相依相存的，新詩方面據朱自清先生的分析也逐漸的趨向依循音樂的途徑。因此新詩的力求上口，大概是正確的，而我認為這次的朗誦目的在於拋磚引玉，希望不久的將來能有很好的成就。（三）劉太希教授的律詩朗誦及同學的歌唱，可說是很適當地成了這次晚會的調節劑。但是在事前一位担任歌詠的同學生怕別人譏笑他好「出風頭」……這大概就是我們謙遜的美德吧！可是我倒希望同學們實行風頭主義。尤其是在學問的研究上，或特殊技能的表現上，有本領的，請拿出來，實在不必太拘謹的！如果大家同意我的見解的話，那麼請大家喊一喊口號：「有風頭，盡量出；別拘謹，別說不！」

十一月六日晚上。文學院禮堂和一個月前一樣擠滿了人。潘秘書長，謝註冊主任及十來位老師們都成了座上嘉賓。這次的晚會全部節目都是音樂性的，在短短的幾十分鐘裏，幾乎每時每刻都充滿了美妙的音響，主席余教授致辭之後，首先登台的是劉太希教授。他朗誦了梁漱溟先生的四首近體詩——抗戰勝利喜賦。音調的豪邁與沈雄是劉先生的特色。接着由新近抵校的閔守恆教授演唱皮黃調借東風，內容敘述三國時代赤壁之戰的故事，他的嗓子，聞名久矣，今晚初次和大家見面，剛一出現，台下即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尤其難得的是本地京劇界的老前輩劉源沂先生，在百忙中趕來與他搭檔，一吊嗓子，一拉京胡，實在是相得益彰，結果啼聲初試，即聽得應好之聲此起彼伏，我站在入門的旁邊，偷眼觀察座上的許多人，雖然沒有「羽扇綸巾」的打扮，可是個個人都好像變成妙計破曹兵的諸葛亮一樣，臉都現出了勝利得意的微笑。

第三個節目是余教授朗誦的宋詞，他共唱出了蘇東坡，李清照，柳永與李煜四大詞人的代表作各一闕。易安的聲聲慢，柳七的雨霖鈴，後主的虞美人，風格似乎比較相近，都是屬於陰柔纏綿的路子。而東坡的「赤壁懷古」是屬於痛快淋漓，豪邁奔放的格調。俞文豹「吹劍錄」說得好：「柳郎中詞，只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因此余教授同時擔任了十七八女郎及關西大漢兩個角色，的確是大胆的嘗試，可是，他以特殊的四川音調引吭長吟，兩極其妙，給予聽眾極深刻的感受。

在人生的起點與終點之間，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完美的時刻，可能不只一個，但我們總是太忙，太年幼，太老成，太世俗，太這個太那個，以致於不會領略到它，因而這完美的時刻便失去了。

我的完美的時刻是在八歲那年到來的，在一個春天的晚上我醒來，發現月光瀉進我的房中，亮得使我從床上坐起來，那時萬籟俱靜，柔和的空氣中浮着梨花和忍冬的濃香。

我從床上爬起來，點着腳尖，輕輕地走出屋子，八歲大的孩子本來不應該這麼晚還從床上爬起來，不過我想坐在繩梯上看一會兒月亮，當我關門的時候，我看見媽媽坐在走廊的石級上，她抬頭來笑了，把食指放在唇上，伸出另一隻手來把我拉到她身邊，我儘量接近她坐着，她的手臂環抱着我。

整個鄉村都靜寂的沉浸於睡眠中，沒有一間屋子亮着燈，月光像銀色的液體，亮得使我們能看到一里外樹林的黑暗的輪廓，「多美啊！」我輕聲說，媽媽把我摟得更緊一點。

我們的牧犬佛羅從草地的那邊走過來，愜意地躺下，把頭放在媽媽的懷裏，我們三個都陷於完全靜止中。這樣過了很久，蒼白的星星顯得很遠，有時月光射向走廊旁邊的玫瑰花的葉子上，被一顆露珠捕捉到它的銀光，像一朵細小的生命的火花，矮樹叢都掛着鑽石的項圈，草兒因潮濕而放散出甜美的氣息。

我們知道黑暗的樹林中有動作和聲息，那是當那些小野獸——小兔子、松鼠、負鼠和栗鼠——在他們自己的世界裏活動時所發出的，花園與田野裏有些東西正在生長，牧場裏小馬睡在母馬的旁邊，附近有一隻小牛用鼻子觸弄着它的媽媽。

不久葉樹的花瓣就會落下，像下一場粉紅色的雪一樣，小小的果實便

會代替它們的位置，野生的李樹叢將要結滿李子，圓圓的，亮亮的像一盞盞小燈籠，經過陽光和雨水的滋潤而成為甜蜜清亮的果實，田裏的玉蜀黍正在一寸寸地往上長，甜瓜的花兒正重新裝滿花蜜，等待蜜蜂的來臨，很快就會有小甜瓜點綴在蔓延的籐上了。

大地彷彿是籠罩於無窮的寂靜中，這靜默含有撫育的意義，靜默中生命的奇蹟在無聲息無形跡的進行着，

桑樹上孵着蛋的鳥兒完成了這神聖的目的，山嶺不為時間所改變，它們代表強壯與偉大，恆星、行星與一切數不清的星宿的運行，都在全能而溫和的造物者安全的管轄與掌握中。

媽媽指着杉樹輕聲的說道：「你看，那顆星好像被樹枝捉住了一樣。」

當我們瞧着它的時候，一株桃樹頂上的反舌鳥突然唱起來，好像他心中充滿着高度的快樂使他非想法子表達不可。他的歌聲純是金聲，清脆而自在，如水一般流出，婉轉低迴，使人溶化於他悅耳的歌聲中，有時細聲得僅能聽見，一會兒又變得熱烈激昂，歌聲突然而來，也戛然而止，夜夜沉浸於銀色的寂靜中。

一個八歲的孩子並不會分析他的思想，他可能甚至不知道他是置身於無

窮的宇宙中，但當他看見一顆星星釘在杉樹枝上，他會完全受到感動；聽見一隻鳥在月光下歌唱，也會充滿無言的歡樂。他覺得媽媽的手圍繞着他，會有十分安全之感。

他也許不能理解澎湃不可當的人生過程，他也許不能理解星辰的運行與潮流的漲落，但他却神奇的曉得他曾向一扇洞開的門裏投過驚鴻一瞥，而且曾經經歷過一個完美的時刻。

——譯自讀者文摘六月號——

完美的時刻

怡然譯

繼余教授而起的是杜祖舜同學，他高歌二首西洋調子，事後只聽得閔先生對旁邊的同學說：「唱得很好，有修養！」可說是「英雄識英雄」。最後是閔先生擔任的壓軸戲，那就是元曲與崑曲的清唱。談到元曲與明清傳奇，我要在這裏打叉而慨嘆它隨時代的進展而失傳，寫「宋元戲曲史」的王國維先生，便已不能譜曲，也不能唱了。前中央大學教授吳梅先生雖說是能唱，能譜曲又能寫辭的戲曲大師，然而也早已離開人間。精於此道而碩果僅存的恐怕是寥若晨星了。現在深幸得到閔先生這樣一個訓練有素的人，實在是耳福不淺。他首先以高八度的音階唱出馬致遠的「秋思

」，——「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慷慨高亢的音響直干雲霄而欲絕；幽思懷古的辭藻，使人迴腸不能沒，實在堪稱絕妙。接着唱出湯顯祖的「牡丹亭驚夢」一段，及洪昇「長生殿」的一節，事先因匆忙間找不到笛子伴奏的人，他只好親自下手把笛聲先錄了音，於是乎竟然自吹自唱，風味更是無窮了。

總之，這兩個晚會，一個着重於知識的探討，一個偏重於心靈的感受。雖然節目的安排，演出的佈置，有很多應該斟酌的地方。但那是更多

編

南大中國文學研究會，這一次出版「藝文」，無論如何，祇能說是一種大胆的嘗試。

這三個月來，由於工作人員和稿件的缺乏，以及其他許多條件的限制，我們曾經彷徨了許久，等待了許久。今天，我們終於懷着興奮與慚愧的心情，把這本拙劣的刊物呈現在各位眼前。「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我們的表現也正如那位潯陽江頭賣藝的琵琶女。

在這裏，編者附帶說幾句簡單的話。

許多同學有一種共同的煩惱，就是苦於找不到發表學習心得的園地，環顧這兩年來的星馬文壇，寂寞荒涼如一片沙漠。「藝文」的出版，最大的目的就是想配合同學們的學習生活，讓同學們發表自己的意見，發抒自己的情感，同時，我們也希望藉此發表一些教授們研究的心得。在這本小小的刊物上，讓師生間的感情，學習，融洽在一起。

後

者 編

讓熱愛南大的人士，對我們作深一層的瞭解吧！在過去，我們一直就缺少一份屬於自己的刊物，缺少一種互相瞭解的工具。從今天起，「藝文」將要負起這個使命，將要把我們的生活，把我們的學習情況，逐漸介紹給外人知道，我們知道自己的能力是薄弱的，但我們相信這是一種值得鼓勵，值得讚揚的工作。

因此，「藝文」不僅是屬於中文系同學的，也不祇是屬於中國文學研究會的；他需要每位同學的支持，歡迎每位同學的投稿。就以這期為例，我們就吸收了許多外系同學的創作。

三個月前，我們就籌備出版「藝文」，然而三個月來，我們的工作曾經幾度陷於無形的停頓。把時間白白地花去了。所以雖然說籌備工作是進行了這麼長久，但實際編排的工作，祇在一天之內完成；因此在編排的秩序上，美觀上，必然具有許多缺點，敬希讀者，作者加以亮察，並請予以不客氣的指正，這是本編委會全人所屬望的。

這次的出版，能夠得到教授們在旁指點，同學們熱心支持，印刷費方面，又蒙愛護本刊之商翁惠登廣告，減輕本刊負擔。在這裏，編者統致衷誠的感謝！

文 藝

承印：南洋印刷社有限公司

新加坡三峇哇律三〇號

電話：二五三六

出版者：何民安

主編：南大中國文學研究會編輯部

出版日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七日

四海源有限公司

新嘉坡源順街三十七號

樹土布鹹雜出口兼船
膠產賂魚貨入商理務

◆◆◆◆

SOE HAI GUAN CO., LTD.

No. 37,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1.

Cable Address: "SHGCO" 電報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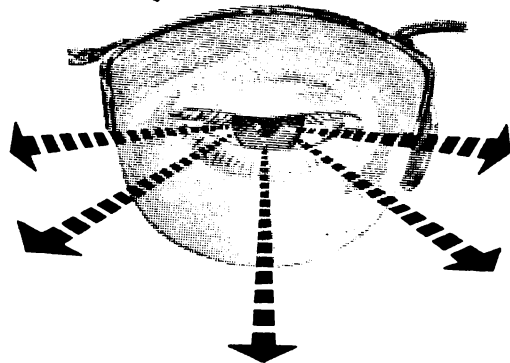
Phone: 31155 (5 Lines)

電話：三一—五五（五條線）

Rubber, Produce, Textile, Saltfish,
Importers & Exporters, Shipping & General

Commission Agents.

Thai Joo Glasses



泰裕公司眼鏡所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 418-7 號

（即海南二街轉角處）

電話：二一三五三

營業時間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星期日休業

專門驗眼配鏡 主任：符幹君

星洲日報

電訊迅速

副刊充實

廣告效力最大

報導確實

言論公正

★ 址社 ★

號八二一律申敏羅（區一第）坡加新

★ 話電 ★

五七九三八至一七九三八

聯營出版有限公司

敬請採用 ● 歡迎批評

發行：最新華校小學課本

初小：
國語^(修訂) 公民 算術
自然 衛生
一二年級各科掛圖
一三四年級國語作業簿

高小：
國語 公民 自然
歷史 地理 算術

• 教員用書全部齊備。
各地書局均有經售！
敬請就近接洽採購！

總代理：華聯圖書有限公司
新加坡吉寧街一五六號

中國空前大辭書

辭海 · 合訂本 ·
· 全一冊 ·

聖經紙精印特價九元

中華書局印行

71, South Bridge Road, Singapore-1.

和昌輪船有限公司
新加坡哨干那律十三號
Ho Chiang Shipping Co., Ltd.
電話：27472 33786—87

本公司輪船

川行星洲，巨港
，椰加達，楠榜
及其他各港

船期準確—服務週到
手續簡便—歡迎配載

慶和有限公司

新嘉坡坡立街門牌四號至五號

電話：三七七五
三七七四

專辦歐美鐵器
砂厘索賂油漆
代理馬來亞煙
草公司香煙。

· 各 · 種 · 文 · 學 · 參 · 考 · 書 ·

中國文學批評史（郭紹虞著）	3.15	唐宋傳奇集（魯迅校錄）	2.70
世界通史上下（劉啓戈譯）	9.35	杜少陵集詳註四冊（杜甫著）	8.85
高等國文法（楊樹達著）	3.45	漢語音韻學（王力著）	5.10
中算史論叢1—5集（李儼著）	18.84	唐書經籍藝文合志（歐陽修撰）	2.70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第一輯共10冊）	8.00	墨子研究論文集（樊調甫著）	0.75
古文觀止（吳調侯等選）	2.85	唐宋詞論叢（夏承燾著）	1.13
古典新義（聞一多全集選刊）	3.05	先秦諸子的若干研究（杜國庠著）	0.96
四聲韻譜上下（梁僧寶著）	3.66	唐五代詞（林大椿輯）	1.80
九朝律考（程樹德著）	2.70	唐詩三百首（蘅塘退士編）	1.05
唐宋名家詞選（龍榆生編）	1.65	莊子集解（王先謙註）	1.05
古劇說彙（馮沅君著）	2.10	古詩十九首集釋（隋樹林編）	10.7
元白詩箋證稿（陳寅恪著）	1.55	元次山年譜（孫望著）	0.54
清平山堂話本（洪楸編）	1.55	呂氏春秋集釋一／二（許維通釋）	9.57
老子校註（馬叙倫著）	1.40	樂府詩集共四冊（郭茂倩編）	17.52
六一詞（歐陽修撰）	0.89	類說共五冊（曾慥輯）	29.61
長生殿（洪昇撰）	2.67	詩集傳共二冊（朱熹集傳）	8.06
西遊補（董說撰）	2.46	萬首唐人絕句共四冊（洪邁輯）	20.84
西廂記諸宮調（董解元撰）	2.19	春秋經傳集解共三冊（左丘明傳）	16.32
六朝文絮（許梈評撰）	0.98		
一笑散（李開先撰）	0.93		
列子（傅戰國撰）	1.04		

· 書目繁多 · 目錄備索 ·

上海書局 經售

THE SHANGHAI BOOK CO., LTD.
34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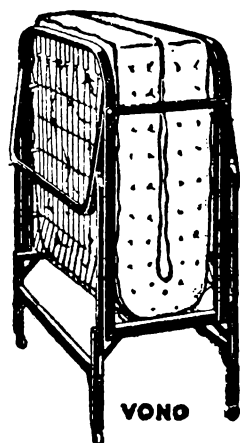
福 華 興 公 司

。號十五，九十四，八十四，二卅，一卅，八廿，六廿牌門街山海坡加新

HOCK HWA HIN & 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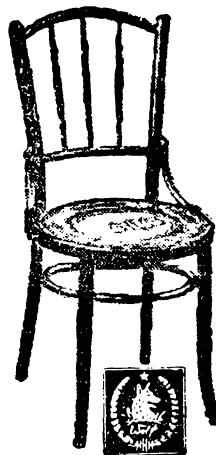
Nos. 26, 28, 31, 32, 48, 49 & 50, UPPER CROSS STREET,
SINGAPORE, 1.

Telephone: 37401, 31297, 31296 & 27826



Furniture Designers
and Manufacturers,
Sole Agents of "Wolf"
Brand Bentwood Chairs,
(Made in Poland)
Suppliers of Marble-Table
Tops, Interior Springs
Mattresses and Foam
Rubber Mattresses.
MADE TO ORDER.

本號自聘良師承代設計一切新式
傢私並總代理波蘭「狼」標各種
交椅及銷售歐洲雲石鐵床彈弓褥
樹膠褥零沽批發一律歡迎





商務印書館
新加坡分館
星洲尼律一二四號

回力球鞋



馬華 教育用品社
新加坡吉寧街一六八號
MAHUA E. S. CO
P. O. BOX 1234 SINGAPORE

南洋印刷有限公司

精美印刷是商家擴展營業之利器

承印

各種中西書籍
單據 印刷精良
價格克己

社址：新加坡三峇哇律三十三號 電話：二二三六五

NANYANG PRINTERS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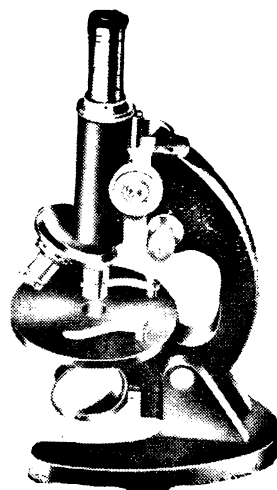
30, Sumbawa Road, Singapore.

TEL: 23653

如要添置：



物理儀器
生物模型
各種教具



請向**光明書局**接洽

新加坡吉寧街 123 — 125 號

電話：36865 及 378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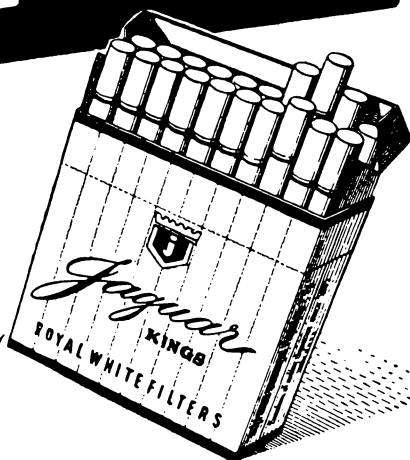
品出新之代時越國美

積家香煙

人驚鳴一
譽馳球全

庄支十二
沽零色每

\$1.25



雲白煙咀 名貴硬盒
遠華煙廠 新法製造

厦大華光街治喬坡加新
九三〇六三及八四至六四二〇三：話電

司公限有華光 理代總

藝文創刊號誌慶

藝林尊北斗
文教化南州

南益樹膠有限公司敬賀